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八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十八篇



雞肋集卷之四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八

謝唐舊書雜論南兵學之而

志

來瑱追入京樂襄州因諷將吏上表請留肅宗聞

其計而惡之後以裴茂伐之戰敗擒茂茂賜自盡

瑱入朝程元振居中用事發瑱言涉不順王仲昇

賊平來歸證瑱與賊合賜死鄆縣代宗後悟元振

之誣構積其過而配溱州

右來瑱傳第六十四謂瑱言不順與賊合皆



類別集  
一  
誣也然瑱阻兵留朝命不肯之淮西至與裴  
茂忿辯交兵已勝擒茂乃始言上而謝罪方  
鎮有一于此足以誅雖無元振等誣構其能  
免乎元振罪惡應貶亦不待陷瑱乃得禍史  
其語非之對以裴茂少之難相謝茂  
嚴震爲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令穆庭  
光等誘震同叛震斬庭光遣吏迎駕及入駱谷李  
懷光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勸課鳩聚以給行  
在民不至煩供億無關震卒薦宗人嚴礪超授節

度使諫官御史以爲除拜不當貶苗拯萬州刺史  
李繁播州叅軍礪在位貪殘士民不堪其苦

右嚴震傳第六十七奉天之難震獨忠盡議  
幸成都堅求駐蹕以爲李晟聲援及晟表至  
亦請駐蹕梁洋卒復京城震之謀也德宗念  
其忠故曲從所請貶逐言者超用嚴礪而礪  
無素望竟以賊廢蓋震之薦士牽於親愛而  
不思德宗聽言重以舊功而輕授君臣之過  
皆微而政事之所害大矣



楊綰遷禮部侍郎奏貢舉之弊尚書右丞賈至議曰食坐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四人之業最關於風化近代取士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息明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搖也

右楊綰傳第六十九論科舉取士而以安史之亂爲證語似迂闊然賈至可謂深知風俗盛衰爲國家安危之本者也賈誼論秦之所

以亾而言抱負其子與翁併踞借父鋤耰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風俗如此本先壞久矣非陳項起而後亾也東漢之衰亦非一日然其士大夫才謀不足而節義有餘世祚將移而以弱子虛器統持天下曹袁人傑園視而不敢取惟二三子以區區之忠忿維之也中庸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而小人果不可以無忌憚以曹操等事言之非畏威與力不足取也爲名分故也唐末陵



夷大壞猶秦而昭宗羣臣豈復東漢之比故  
朱全忠敢肆其兇暴逆天下之心而取之而  
天下不敢爭然其所以能取亦其所以能自  
斃何則盜亦有道盡廢天下之義理則雖與  
之天下亦不能一朝居也

李懷光爲朔方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  
親戚犯法皆不撓避郭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  
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

右李懷光傳第七十一常怪郭汾陽稱仁厚

長者至或以爲威畧不及李臨淮然汾陽用  
兵恩德結於人心雖蠻夷貪狠皆願親而死  
之真吳起所謂父子之兵者正使其素拊循  
士卒與勳名之重足以鎮之而致然若專以  
寬一切不親事則何以振肅而每用成功乎  
及觀其以紀綱任懷光而懷光以嚴治其軍  
乃喟然而歎曰蓋有此耳夫寬者爲長爲上  
之道也居寬而使寬者濟之何以集事且久  
而不亂哉然則言威畧不及臨淮者自其異



者觀之耳人才各有所長未知孰勝而管人  
嘗謂寬難而猛易則難者固勝爾  
劉晏稟機無滯然多任數挾權貴固恩澤有口者  
必利啗之唐史臣以謂苟不塞讒口何以持重權  
云云

右劉晏傳第七十三何以聚人曰財夫爲人  
國者能使民不加斂而國贍功亦足道矣事  
者難成而易敗故杜預建策平吳亦賄中朝  
或問之曰吾懼爲害不求益也晏之事近此

雖然晏材足濟國觀其初上書元載以冥勤  
其官而水死託此自誓旣委重任多歷年所  
且以商利爲名怨之府也韋堅楊慎矜等事  
斷可識矣故其自謀如此但預志混宇內非  
苟持富貴者以是能全其令名以終而晏事  
卑功下成則欲享其厚利圖全而得禍固其  
所也

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叅軍李平  
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歎曰河北二十四郡



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形  
狀何如所爲得如此

右顏真卿傳第七十八魯公早嘗爲御史有  
聲矣特國忠惡而出之有君如玄宗有臣如  
魯公且在御史非不親且近也而天子至不  
識其形狀臨事節見乃始驚歎夫賢人君子  
固難進不苟自售而讒諂之蔽明亦甚矣

李晟爲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節度使馬璘  
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

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  
不以禮令朝京師

右李晟傳第八十三晟拔璘死中其事璘忠  
且有恩如此而璘猶忌之至不容於麾下士  
之託身事人亦難矣哉

李晟收復京師仍充鳳翔涇原節度使初帝在奉  
天鳳翔軍亂殺其帥張鑑立小將李楚琳至是在  
朝晟請以楚琳俱往鳳翔將誅之上以初復京師  
方安反側不許



右李晟傳德宗時朝廷益弱藩鎮益彊四方  
圍起而僭叛而晟忠義威畧足以走李懷光  
剪朱泚而復京師其領鳳翔而請楚琳以往  
蓋因欲以申朝廷之典憲而讐叛軍亂將使  
知悔罪而効順爲計甚遠且不可失之會也  
而德宗昏怯流離之餘不復圖遠使鎰之無  
辜竟莫伸洗楚琳奴隸得以次且嗚呼惜哉  
以謂初復京師務安反側則前此涇州亦殺  
其帥馮河清而立田希鑿晟至鳳翔首誅希

鑑而戮害河清者三十人而涇人益靖不敢  
思亂何獨楚琳之慮耶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  
聽獻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從及卽位之始幽冀  
不庭太原與二鎮接境方議易帥上曰李聽在羽  
林不與朕馬是必可任授河東節度使代裴度

右李聽附傳第八十三聽領親軍不敢私與  
東宮馬是也穆宗不以爲恨卽位擇帥而首  
及之此在人主亦難能矣然穆宗無知人之



明聽無專闡之才徒取一節輕付重任馴致  
魏博之敗亦可深戒

盧南史貶信州員外司馬得廳吏一人月俸紙筆  
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閑冗放吏納錢刺史姚驥劾  
以爲賊又劾南史買鉛燒黃丹德宗遣監察御史  
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  
司使同往按鞫澥獨畱奏天寶大歷以來未嘗降  
三司使至江南今忽錄此小事非惟損耗州縣亦  
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德宗忻然曰卿言是矣行

首一人行可也

右盧南史附傳第八十七傳稱德宗不務大  
體以察爲明若此者非一事然裴澥以一言  
悟之至忻然以改然則人臣患不能諫不當  
患不從以德宗能然則賢於德宗者皆可以

語上矣

田承嗣攻衛州殺刺史薛雄追中使孫知在巡磁  
相諷其大將割耳斲面請承嗣爲帥詔宜貶永州  
刺史仍許一幼男從行如不時就職則所在加討



按兵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攜貳蒼黃  
失圖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  
昭洗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李靈曜叛承嗣率  
衆赴之及馬燧李忠擊敗之詔復誅之復上章請  
罪又赦之

右田承嗣傳第九十一藩鎮席父兄之業兵  
彊將附國家勢未能討因而撫之此無如之  
何者也承嗣初以安史逆黨不誅而夤緣有  
魏非素能拊循魏人得其死力者也擅殺刺

史迫中使其罪已暴一旦詔命遠貶將卒不  
附狼狽請命惟恐莫獲此凡上肉也胡爲赦  
之借曰重勞師旅不加戮翦遷之遠州亦使  
巢窟不就遽還舊鎮仍復官爵且止毋入覲  
此何爲者也承嗣旣知朝廷無能爲自此彊  
僭益熾而悅又勢悍難馭卒爲河北患垂四  
十年嗚呼惜哉

李懷光節制邠寧奏高郢爲從事懷光叛郢言西  
迎大駕爲忠其子權候郢郢諭以逆順又與呂鳴



岳張延英謀間道上表事洩二將立死懷光乃大  
集將吏白刃盈庭引郢詰之挺然抗詞觀者淚下  
懷光慙沮而止

右高郢傳第九十七懷光不畏天子至殺郢  
何足道哉郢初勸迎駕與諭權逆順尚或可  
容至上表事洩菹醢必矣而郢面折懷光勇  
過三軍退不自疑竟免於禍自管以忠義犯  
難而死者甚衆非勇而死之爲難勇而能讐  
不義以不蹈其禍之爲難也方其陳兵盛氣

將立屠之而郢挺然不屈意誠理直兇獷爲  
柔易曰履虎尾不啞人亨高郢以之

德宗仁孝動循法度雖子弟姊妹之親無所假借  
建中初詔親王子弟帶開府朝秩者出就本班又  
以郡縣主出降與舅姑抗禮詔曰自家刑國有愧  
古人乃定制皇姬下嫁舅姑坐婦執笄降拜

右德宗諸王傳第一百新書稱德宗猜忌刻  
薄以其行事考之蓋確論也而此言仁孝動  
循法度溢美甚矣然人亦各有所長德宗始



卽位不無意於政事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爲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爲寶至於定子弟姊妹禮制及給錢買田業減籠古人花至三萬皆恭儉自內始者推是意也雖文景之迹何異然文景稱恭儉而德宗名刻薄中爲治不可以無誠心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無誠心故也外爲甚美之名而內踐苛忍之實則雖有政事之美亦掩而不彰故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爲盜番落之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馳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橫

右范希朝傳第一百一待遠人當從其俗謂弗擾之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綏制有方豈必通賄獻而後得其歡哉不然貪吏以藉其大口非敵情也

德宗春秋高多自聽斷事或不理中外畏上嚴察



無敢言者段平仲嘗謂人曰平仲一得召見必當大有開悟云云與陳暹當奉使近御座粗陳本事上察平仲意有所畜以暹在側不言因兼畱暹問之聲色甚厲平仲錯愕都不能言因誤稱名上怒叱出之坐廢七年然亦因此名顯

右段平仲傳第一百三順旨得喜逆意近禍其人臣誰不願順而得喜也至或甘犯危機不顧後患冀幸萬一開悟主聽其不爲已謀而爲國事明矣孟子曰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

於千里之外訑訑不好善耳未至於以威怒凌暴之也而人固已遠去千里如德宗之事平仲未開一詞安知其意所在而盛氣固閉忿如待讐傳所謂毆藉嫉咄則奴隸之至者德宗是已雖然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其平仲之謂乎

李鄴爲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瓘監淮南軍貴寵莫貳鄴亦以剛嚴著而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瓘歸遂引以爲相鄴登祖筵聞樂而泣下曰宰相



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竟以疾辭授戶部尚書

右李鄴傳第一百七鄴嘗陷李懷光軍中輸忠朝廷節義素著及爲藩鎮稱有威重其恥緣承瓘以得相至聞樂泣下竟辭疾改授可謂終始不污矣不然從管位此者多矣誰肯自謂我非宰相之材而不爲耶至其孫礪得相爲劉崇望哭麻不知退避乃十章自辯竟以得政然不數月遂及王行瑜之禍人情相

遠至於如此

劉禹錫積歲在湘澧間因讀張九齡文集乃敘其意曰世稱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云云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雛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而燕翼無似終爲餒魂豈忤心失恕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耶

右劉禹錫傳第一百十禹錫若守正比義而以獲罪如是言之可也旣不自愛朋邪近利以得譴逐流離遠徙不安於窮又不悔咎已



失而以私意不便抵曲江當國嫉惡之言盜  
憎主人物之常態誰爲忤心失恕耶故凡小  
人詆君子不足瑕疵適增其美孟子所謂詖  
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者要以觀照如  
是等輩窮本見情使善者伸爾賦劍  
史臣曰溫柳二公以文行飾躬砥礪名節當官守  
法侃侃有大臣之風而竟不登三事位止正卿所  
以知公輔之量以和爲貴漢武帝畏汲黯而相公  
孫弘太宗重魏徵而委房玄齡其旨遠也

齊北

右柳公綽溫造傳第一百一十五宰相誠自  
有體然政繫國之安危事干民之利疚剛柔  
時用不專以和爲貴也淮南舉兵反獨憚汲  
黯貞觀太平惟鄭公勸行仁義之効兩公可  
謂有宰相量矣以謂二主待之比弘玄齡有  
輕重又以謂其旨遠者何其謬耶張禹經術  
君子長者言其量亦不愧和矣正以乏方重  
大節故朝廷不尊爲史者無輕立論哉



六朝好時文不與為史者無難立論者

其意則亦不與時文以多其重

其意則亦不與時文以多其重

其意則亦不與時文以多其重

其意則亦不與時文以多其重

其意則亦不與時文以多其重

其意則亦不與時文以多其重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四十九卷

雜論

唐舊書雜論二十四篇



書書雜論二十四篇

雜論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九

唐舊書雜論

志

元稹為承旨學士中人以崔潭峻之故爭與稹交  
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河  
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謀亂朝政罷內職李  
賞告度言稹結客王昭等刺度隱而不發詔韓皋  
等訊鞠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出為同州刺史  
因表謝上自敘云宰相惡臣不出其門又云自離



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  
右元稹傳第一百十六稹初登制策爲諫官  
少年氣銳論事有理似欲自激昂於忠善者  
而資儉弱喜近權利因崔潭峻及宮人誦歌  
詞獲知穆宗昵其浮華使冒台鉉雖刺度事  
無驗而其他蹤跡不能拚也宰相果惡人不  
出其門罪也然稹之寵用宰相苟賢乎欲不  
惡不可得已至言五更朝時不能制淚此妾  
婢媚主乞憐求復之詞嗚呼鄙夫可與事君

也哉

元稹改越州刺史放意娛遊以瀆貨聞於時凡在  
越八年

右稹傳稹罪貶無足言然在越凡八年知唐

猶久任刺史也

稹爲尚書左丞出郎官頗乖公議者七人然以稹  
素無檢操人情不厭服

右稹傳無瑕者可以戮人信矣

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寶曆比至宮禁



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有鄭注者依恃守澄爲  
姦利宋申錫時居內廷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  
從容言及令與朝臣謀去之未幾拜平章事云云  
申錫除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喻之璠不能密而  
注與守澄知之令豆盧著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崔  
元亮等泣諫貶漳王巢縣公申錫開州司馬

右宋申錫傳第一百十七文宗始相申錫以  
謀守澄旣與之期矣而爲守澄輩所覺反以  
計中申錫文宗怒幾致顯戮賴羣公卿士力

爭而免然終不省其誣人情之暗豈至於是  
耶申錫賢有望可任而守澄雖悍猶知畏戢  
不敢肆其兇毒而止者前不能用申錫以除  
守澄而後復委心狂譎之李訓欲盡翦士良  
輩數十百人甘露之事無謀輕發爲國深禍  
又知涯餽實冤而聽士良肆其酷不爲分別  
惜哉文宗可謂有其志而已不足與有爲也  
史臣曰申錫小器大謀不死爲幸

右申錫傳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申錫之敗



坐任王璠非其人不密取禍也申錫未遽爲  
小器而謀守澄未足爲大自古以身任國事  
不顧危亡事不成而身罹咎何可勝言死與  
不死不足以論幸不幸也

五坊小使嘗至下邳縣縣令裴寰嫉其兇暴公館  
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  
攝寰下獄欲以大不敬論武元衡以理開悟帝怒  
不解裴度極言寰爲令長愛惜陛下百姓豈可加  
罪上怒色遽霽翌日釋寰

右裴度傳第一百二十高宗庸主尚能悔中  
使採竹縱暴之非而不加長史擅囚王人之  
罪下制慰勉發於至誠以憲宗之賢不能不  
昵五坊鷹犬之習欲以近讒殺守法吏非賢  
相忠言幾陷不道荀卿論蔽之爲禍可勝言  
哉

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没入元濟婦女珍寶上聞頗  
疑之

右度傳淮西之舉非度流涕極言則搖奪者



久矣觀憲宗之意度未行惟恐失蔡既行猶  
懼不得蔡既任度以得蔡捷書始騰而浸潤  
已至忘未賞之大功疑無驗之小節嗚呼狹  
矣

帝以程昇皇父錡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竝拜同  
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昇錡錢穀吏非代天理物  
之器也三上疏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爲錡所構  
憲宗不悅

右度傳憲宗非征利之主任昇錡斂財正爲

平蔡而平蔡之功始終在度昇錡雖有供饋  
之勤憲宗寵之不當厚於度也事定之後度  
爲社稷計言二人不可大任憲宗姑自揆其  
本心權宜任之則度之言不難入也而四方  
旣寧耳目之奉已萌營欲浸侈甘近好而昧  
遠圖卒相姦佞而疎忠良可勝歎哉  
度素堅正事上不回故累爲姦邪所排幾至顛沛  
及晚節稍浮沈以避禍

右度傳度始爲中丞藩臣憚嫉已有刺客之



變而勇不畏難竟殲寇孽晚以昌言詆魏弘  
簡劉承偕之姦加以元稹李逢吉之徒構誣  
百端而張權輿非衣之謠仍出於昭愍時度  
之不及於禍幸也盜起禁中宮車晏駕繼以  
甘露事四宰相喋血都市度猶橫身抗議全  
活者數十家唐史臣有微管仲吾其左衽之  
論度之終始爲國亦足矣旣明且哲以保其  
身聖人稱之况度不但保身者而已也至謂  
効王播進羨餘爲士君子所少豈度心哉蕭

何買田宅以自污亦或以爲不如張良棄事  
辟穀是不然何人物雖愧良而兩人皆高祖  
所謂人傑賴以取天下者非其功高地危有  
遠禍意計皆不出於此韓信之事斷可識矣  
買田辟穀何足以議其污與潔哉  
齊映從幸梁州每過險常執轡馬駭帝令捨轡映  
堅執久之乃止帝嘉獎無已

右齊映傳八十六阜隸有職雖艱難輿衛不  
具未至乏持轡者也而映屑爲之自託愛君



恬不羞辱意欲因危以求親徼幸於它日者  
後卒以信任至宰相既貶乃進入尺銀餅其  
望持行事終始如此

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  
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竝停三年上曰吾欲行其  
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  
時省覽之

右李石傳第一百二十文宗懲訓往事有誠  
心於治而石孤立自信奉上不欺亦欲以情

實致理善哉文宗之言與石之對也王者詔  
令如天之行四時萬物所信而自管赦文蠲  
逋洗罪意皆盛美而奸吏刻害公然違之詞  
理疑似之間持爲異論主澤不宣下無控告  
而在上亦不能察石言內置一本時省覽之  
其旨深矣然石處危朝權在中人止不得專  
而石亦操事堅急傍無援助幾淪賊手不終  
其志惜哉

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李逢吉之



助也先朝定儲貳惟臣備知杜元穎李紳勸立深  
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帝雖冲幼亦疑其事會逢  
吉進擬言紳在內時嘗不利於陛下乃貶紳端州  
司馬後禁中得穆宗時裴度元穎與紳所獻疏請  
立敬宗帝感悟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紳黨得  
保全

右李紳傳一百二十三甚矣敬宗之昏且庸  
也始疑逢吉之黨構紳不能自決竟貶之後  
得紳疏迺正爲立已者則逢吉姦罔不可揜

如此當正典刑矣而不辨乃悉焚書名爲息  
謗實爲逢吉等滅跡非洗紳也

文宗以杜棕領度支欲加戶部尚書陳夷行曰一  
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珣曰太宗用  
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若事事皆決  
於君上則焉用彼相管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  
下發論則疑云云

右李珣傳第一百二十三君人之道欲威福  
在辟當如夷行言欲疇咨僉允當如珣言夷



行介直嫉同列阿黨擅權其言陛下自看可  
否者忿激而言至云一切歸君理未然也珏  
論雖似知君臣大體者然方時矛楯亦意不  
便夷行之論侵之而爲是言不能自脫於朋  
比之汗不足多也

文宗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還得力否  
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  
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  
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爲將非治

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

右楊嗣復傳第一百二十五嗣復與李珏朋

比以排鄭覃陳夷行覃夷行皆傷許直而文

宗用是意屬嗣復輩爲罷覃等又嗣復父於

陵以孝牛李制策上第見排於李吉甫嗣復

因善其父門下人事事與之同黨人蔓延惡

甲逮乙不爲朝廷計至於如此文宗雖患之

而無剛明之才聽言屢惑兩可不察竟逐正

人嗣復事主不可謂忠而人物亦無足言然



其對文宗言天后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用人當歷試乃見能否拔卒爲將非治平之事此其智識亦可謂宰相器也

穆宗盤游無節楊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鳧鳥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云云

右楊虞卿傳第一百二十六論王德之事蓋有是說惡者尚有以容則善人之獎可知矣然後世俗薄邪正混殺真僞凌雜先君子有言惡紫恐其亂朱惡鄉原恐其亂德也蓋鳧

鳥逐而後仁鳥至誹謗熄而後良言出虞卿小人朋李宗閔謂之黨魁安得長者之言哉

陳行泰殺范陽節度使史元忠張絳殺行泰張仲武爲北雄武軍使遣吳仲舒表請以本軍伐叛李德裕因奏行泰絳皆令大將上求節旄所以必不可與今仲武上表布誠先陳款密因而拔用卽似有名乃授畱後

右張仲武傳第一百三十德裕在朝威令行於四方以澤潞之近且疆劉從諫與稹巢穴



深固如此而毅然建謀不搖羣議指日蕩覆  
力豈不足以圖新亂之范陽未立之仲武哉  
范陽去朝廷遠非澤潞腹心疾比也且北迫  
戎虜自安史以來狃習僭叛易擾難靖若加  
兵則山東皆動或緣以生事又姑息自河北  
故事未可遽改行泰絳爲叛而仲武請伐叛  
雖未有功情有間矣因而撫之尚有名也後  
亦卒因仲武捍回鶻威加北狄始謀爲不繆  
矣不然將卒殺帥因人邀節旄與夫阻兵自

表伐叛而意實在節旄者亦相去幾何哉

田歸道押千騎宿衛於玄武門敬暉等討張易之  
昌宗也遣使就索千騎歸道旣先不預謀拒而不  
與及事定暉等將誅之歸道執詞免令歸私第

右田仁會附傳第一百三十一守道不如守官  
歸道有黨姦拒正之心誅之可也旣不預謀  
復無符詔卒然索之有死而已暉等本緣國  
事無意黨已以其詞直置而不罪可謂公也  
韋機遷司農檢校園苑有道士朱欽遂爲天后所



使馳傳至都所為恣橫機囚之高宗特發中使慰  
 諭機而欽遂配流邊州天后不悅至其孫岳因召  
 見則天謂曰卿是韋機之孫勤幹固有家風也卿  
 之家事朕悉知之因問家人名賞慰良久拜太原  
 尹

右韋機傳第一百三十五則天雄猜忍驚其  
 在上元間僭橫始萌而機發暴其私事銜之  
 固宜不釋後已革命專國見岳而記機姓名  
 此在常情禍不可測而迺獎其勤幹有家風

不特拜以要官若忘前事者何哉則天智度絕人  
 豈非未得志則陰謀中物以立威既權在手  
 則時有縱捨以收譽故以一女子盡服天下  
 則之英豪而臣之得其死力良有以也

永淳二年詔徵王方翼將議西域事於奉天宮謁  
 見賜食與語方翼衣有戰時血漬之處高宗問其  
 故具對熱海苦戰之狀高宗使袒視其瘡歎曰吾  
 親也賞賜甚厚

右王方翼傳一百三十五方翼戰功載良史



傳可也謁見廼服數年前血漬之衣鬻功覲  
利姦鄙甚矣方翼高祖妹同安公主孫也高  
宗賞其功耶則不當言親緣親而賞豈無它  
張柬之在荊州楊元琰泛江中流言及則天革命  
慨慷有匡復之意及知政事奏元琰爲右羽林將  
軍定計誅張易之等賜鐵券恕十死俄而柬之敬  
暉等爲武三思所構元琰覺變請削髮出家中宗  
不許暉聞而笑曰向不知奏請剃却胡頭豈不妙

也元琰竟以先覺獲全

右楊元琰傳第一百三十五柬之暉等忠亮  
有謀足以成大功而小不忍亦以胎後禍惜  
哉惜哉示不爲已甚忍武三思不知三思乃  
不能忍已始意固已疎矣而區區賜功臣鐵  
券恕十死豈不兒戲也哉元琰初慷慨若可  
觀至恐懼求削髮事智謀俱窮宜爲暉所輕  
笑史臣方之先覺未足以當此

中官馬上言出納詔命宰相呂禪暉之有納賂上



言求官者禋補爲藍田尉上言事洩笞死以其肉賜從官食之

右呂禋傳第一百三十五坐賊獲罪有典刑矣以肉賜從官桀紂之暴不過如此禋爲宰相交通上言上言誅磔禋不得罪又不可知者

馮伉爲膳部員外郎充睦王以下侍讀李抱真卒伉爲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疋不受屬醴泉關縣令宰相進人名帝意不可曰前使澤潞不受

帛者此人必有清政遂改醴泉令

右馮伉傳第一百四十郎官王府官宜要於縣令也而伉以清見知方改醴泉唐重縣令如此近時郎官得郡爲失職內重甚矣

玄宗遣徐嶠邀迎張果至東都謂力士曰吾聞飲董汁無苦者真奇士也會天寒使以董酒飲果果乃引三卮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焦且黧以鐵如意擊齒墮藏于帶乃懷中出藥微紅傳墮齒之斷復寢良久齒皆



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

右張果傳第一百四十一神仙之有無不可得而知術士變化亦何足深怪璽書馳使以迎之詭謀毒飲以試之身以斯待物物之微者漚身者尚覺而去之何足以致異士哉

默啜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之命張仁亶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睿宗踐祚遣使請和親制以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許嫁之默啜乃遣其男楊我支特勒來朝授大將軍

右突厥傳第一百四十四默啜自則天時連歲入寇掠監馬萬疋虜趙定男女八九萬人又殺行人其暴患中國前古未有也借使中國畏其彊其罪未問閉關謹備示不忌報可也卒然求和不使引咎遽許降女禦戎無謀莫甚於中睿間



山突聚然...

在張...

而上述...

莫甚於山

山...

困貴...

又雜...

其人...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四十九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卷

雜論

五代雜論十五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

五代雜論

李克用追黃巢於宛胸不及而還過汴休軍封禪  
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醉臥伏兵發郭景銖  
滅燭以水醒面而告以難隨電光縋尉氏門出還  
軍中天復元年全忠大舉擊晉晉人太懼會天大  
雨霖梁兵多疾解去二年梁軍遂圍太原克用大  
懼謀出奔雲州又欲奔匈奴而梁軍大疫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全忠所忌惟克用幾危



者數矣而卒免而李氏果代朱氏豈非天耶  
乾寧元年冬李克用攻幽州李匡儔棄城走追至  
景城見殺以劉仁恭爲畱後四年仁恭叛晉克用  
以兵五萬擊仁恭戰于安塞克用大敗天復六年  
梁攻燕滄州燕王仁恭來乞師克用恨仁恭反覆  
欲不許其子存勗諫曰此吾復振之時也今天下  
之勢歸梁者十七八彊如趙魏中山無不聽命是  
自河以北無爲梁患者其所憚惟我與仁恭耳若  
燕晉合勢非梁之福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  
彼常困我而我急其難可因以德而懷之是謂一  
舉而兩得此不可失之機也克用以爲然乃爲燕  
出兵梁圍乃解去

右新史唐紀第四卷莊宗之得天下此其機  
也人情快目前之忿而暗耳後之利其察不  
察間不容髮惜其雄勇有遠畧如此至其得  
天下而爲之殆今日不爲明日計而蔽於所  
好權在近習國將顛而不知至身死人手爲  
天下笑夫性習之相遠不至於是將夷狄之



情困則忍而思深樂則不圖後理固然哉

李嗣源勸莊宗入汴嗣源以千騎先攻封丘門王  
瓚開門降莊宗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  
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右新史唐紀第六卷自李克用力戰伐與梁  
為敵國莊宗能繼其業遂得天下斯亦難矣  
出兵方莊宗之入汴梁固未滅也會其得意遽思  
舉而與人共之唐社稷未立天下之定於我未可  
知而所以許嗣源者已極矣夷狄尚氣喜於

明宗意外一旦之獲而不圖後日無以復加之弊  
其凶非不幸也亦各其本之公也

明宗本夷狄太宗養以為子賜名嗣源莊宗遣嗣  
源討趙在禮於魏軍變遂入汴以寡人而存之  
廢帝本姓王氏明宗掠得之養以為子名曰從珂  
愍帝以為北京畱守遂據城反以兵入京師

右新史唐紀第六第七卷莊宗之入汴也嗣  
源先攻封丘門克之即拜中書令明宗之南  
也得從珂兵在後而軍聲大振即封潞王夫



養非族類以爲己姓而用其功以取天下功  
高位迫而不知圖之禍可勝言哉然莊宗始  
與梁戰河上明宗功爲多晚節溺於倡樂明  
宗取之其理固宜至明宗春秋已高從珂之  
勢既迫大臣屢言忍而不斷以貽後患爲可  
惜也夫雖然明宗與從珂所以篡人而有之  
其跡畧同而明宗於五代享國差久而從珂  
不旋踵而敗則亦各其才之分也

明宗與梁人戰德勝橋晉高祖馬甲斷梁兵幾及  
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高祖馬殿而還高祖  
德之愍帝出奔高祖遇帝於衛州知遠盡殺帝左  
右雷帝傳舍而去耶律德光送高祖至潞州臨決  
指知遠曰此都軍甚操刺無大故勿棄之後徙知  
遠領歸德恥與杜重威同制杜門不出高祖怒欲  
罷其兵職趙瑩以爲不可遣和凝就梁宣諭乃受  
命

右新史第十卷五代惟梁唐竝立夾河百戰  
而唐得之梁又內亂其失國固無可疑者晉



取於唐漢取於晉周取於漢皆勳臣阻兵以  
危疑促禍惟其草昧君臣之分未定而藉人  
之力以取大寶一人得之一人從後而伺之  
至其已迫反爲所取曾不旋踵悲夫德不足  
以相君臣又牽於舊恩以不早辯其失也尚  
誰咎哉故必有聖人出而後天下大定非數  
古而也理也

王檀字衆美京兆人事梁爲天平軍節度使嘗招  
納亡盜居帳下帳下兵亂入殺檀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  
逋逃苟須其力以濟者多矣檀事梁無貳且  
其負納盜以爲爪牙歟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  
以養虎自遺患可爲世之姦豪戒也

王虔裕琅邪人邢州孟遷降梁爲晉所圍太祖遣  
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  
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  
虔裕不能支遷執虔裕以降於晉見殺

右新史第二十三卷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



變化若神者其技惟不窮於披旗立幟之間  
其故也虔裕以百人入晉圍晉遽爲解去亦奇  
矣得其一說而不知所以善其後至其復來  
安坐而受縛真兒戲哉  
昭宗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李茂貞不奉詔昭宗  
以茂貞不遜不能忍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  
茂貞地大兵彊而唐力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  
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悔昭宗怒曰吾不能孱孱  
坐受凌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單王嗣昭爲京西

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其不可茂貞遂犯京  
師昭宗爲殺兩樞密賜讓能死讓能曰臣固先言  
之矣唯殺臣可以紓國難昭宗泣下霑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之衰也以六軍之士不  
能當一鎮其所由來漸矣其患如大疽之著  
要害終潰而死而讓能曰姑忍之以待其自  
潰而已夫豈無一朝之策徼幸於復全乎史  
稱昭宗爲人明雋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  
已成內無賢佐頗亦慨然息得非常之才而



用匪其人徒以益亂夫國之將亾雖有天命然拱手而待滅亦良可惜夫

茂貞與韓建王行瑜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保未果而李克用亦舉兵茂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等而去晉兵已破王行瑜請擊茂貞昭宗詔罷晉軍克用歎曰唐不誅茂貞憂未已也

右新史第四十卷唐所以未即亾正以彊藩自相持也使克用遂滅茂貞唐之亾更速云梁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

德軍魏博貝仍爲天雄軍以賀德倫爲節度使分牙兵之半入昭德劾節軍將張彥執德倫縱兵大掠末帝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

右新史第四十四卷莊宗所以得入魏由彥叛梁而降晉也其迫德倫以降晉於梁則負矣而宜無以得罪於晉也然而德倫訴之莊



宗莊宗終以逼其長爲不順而斬彥彥死而魏人之心滋益服嗚呼莊宗可謂有君天下之度矣

張全義臨濮人亾入黃巢賊中後仕梁爲魏主莊宗入汴自洛來朝泥首請罪改封齊王初莊宗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屍全義以謂仇敵今已屠滅其家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

右新史第四十五卷全義草賊耳其諫莊宗

意雖德梁而爲此說亦庶乎長者之言也

王守恩爲靜難軍節度使西京畱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雒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卽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畱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埃見而吏馳報新畱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

右新史第四十六卷周太祖雖時已貴方將兵有功而守恩亦位高倨難制至以尺紙



自外易畱守頃刻而代而守恩束手從命上  
下帖息不敢有一言其取天位非一日之勢  
也

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  
莊宗始用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  
翰李崧兼樞密使劉處讓與宦者心不平之楊光  
遠之討范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驕  
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言此非上意皆  
維翰崧等嫉公耳兵罷光遠訴之高祖不得已罷

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凡所陳述多不稱旨處  
讓丁母憂遂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職

右新史第四十七卷劉處讓傳樞密使自唐

以宦者爲之內持權脅制人主其患非一日  
之故也莊宗改用武臣而安重誨之徒實制  
朝廷高祖奪以付宰相名實稱矣雖其初宦  
者武臣不悅至爲罷維翰等然卒廢樞密使  
不畀近習握兵之人自此始可謂有遠慮者  
也



荆南高季興初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祖奇其才開平中爲荆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莊宗時其下勸季興入朝京師旣歸莊宗心悔遣之季興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吾可無慮矣

右新史第六十九卷莊宗能嗣其先志復仇攘敵遂滅梁而有天下當此之時威震諸侯季興惶懼首以身朝如莊宗之言未大失也

而季興遽知其無能爲自此遂安枕無勤王意而莊宗不終其業亦卒如其所料觀季興雖始以奴隸藥時亂離至擁旄鉞然智識如此其跨有十州傳子若孫豈偶然哉

契丹初常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某部大人遙輦立時劉仁恭據有幽州數出兵攻之每歲秋霜落則出兵燒其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卽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約惟謹

右新史第七十二卷論者謂戰國時如燕趙



小國內禦疆敵外攘戎虜孤立而無患不聞  
額其以幣賂事人而偷安也其說信然觀仁恭  
蘇若非有英傑之才內困太原之討且殫其力以  
求附梁慮亾不暇而猶能外病契丹至反以  
吳興馬賂仁恭求不侵擾惟恐不得然後知晉燕  
趙之所以守其國者亦必有說而後世猥曰  
虜益彊大非古者比至以中國全力不能一  
日忘北顧憂夫使邊臣慮國如燕趙仁恭之  
圖已事而朝廷不預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

濟此節度捍邊而無憂也

第五十一卷



日念北顧憂夫使邊臣慮國如燕趙仁恭之  
曾更肆憂而無憂也此唐之盛時所以用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一卷  
書

上呂相公書

上吳相公書

上蘇公書

再見蘇公書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一

書

上呂相公書

左奉議郎充祕閣校理守祕書丞武騎尉晁補之  
謹齋戒擇日再拜獻書於僕射門下相公台座補  
之不才幸以諸生備館閣無它吏事竊嘗深惟天  
下之故以謂王者之措國欲大而有容其所以期  
於天下者欲緩而不迫夫爲天下宰不能大而有  
容天下之情雜然竝至欲一一以覈則堂上之言



異於門外門外之言異於百里而况天下之至遠  
能鄙之相形利害之相傾日効于前將無時而安  
不能緩而不迫揭揭然欲表天下之善而置之以  
厭天下之爭高爲度而責不及遠爲程而要不至  
天下之不及不至者衆而善人始危又嘗竊太息  
以謂蓋自成湯文武之季而聖人固已歎其流之  
不可復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  
弊又曰後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夫以商  
周之治詩書載之後世想望不可得而見者而聖

人蔽之一言曰不勝其敝何哉以謂夏道未瀆辭  
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商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  
周人彊民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夫瀆與未瀆  
誠何足以議虞帝之至高而不求備不大望於民  
猶足以識夏政之未改至於商人則瀆辭矣周人  
則瀆禮矣求備於民猶可而彊民則已甚故孔子  
喟然致志蓋傷之也夫惟其能大而有容緩而不  
迫故如天地之大寒暑自運而當生者生當殺者  
殺雖有不得其所誰能怨之若夫望於天下之治



也重而斲於民之應之者亟於是乎上之智始不  
周而下多遁民上察而下缺然且不返此民所以  
不堪而怠也恭惟仁祖臨御四十二年其間禮樂  
制度光明纖悉豈遽可以議三代之同風而壅培  
長養功成於久澤浸四海天意得而百樂生民被  
其施有三代致治之實者戰伐屢構於邊亾將覆  
軍而遠戍黷武之歎不起於民水旱間作於時公  
窘私罄而流離死亾之怨不聞於下士弊於未習  
學問浮剽豈能皆本經術尚道理而文采足以赴

用議論足以忠國民狃於安樂風俗奢美豈能皆  
守禁令知廉恥而歡欣足以相慶患難足以相卹  
其根本結於人心其基甚大而固而未流隄防小  
疏類出於大而有容緩而不迫者聖人有作其法  
之所損益補之不可得而知而至於挈國之大勢  
則雖有虞帝誠不能改已再惟聖君賢相相與勤  
勞天下九年於茲天下之大勢已定者誠知出此  
其始恃以立者曰公公故明明故當當故欲搖之  
者難故變法易令出於期月而未嘗拂天下之心



舉賢而民悅黜不肖而民懼而天下不得而異議  
下寬大之詔一切便民而民知上之愛已甚於父  
母可殺而不可離循此而守無改其道自可以長  
治而補之愚不肖獨私憂過計以謂明天子在  
上尊德樂道從諫如不及而大臣又務以其至公  
同天下之心挾姦病國不容於公議者又皆已遠  
去而一時進於朝者又皆曰忠且良矣宜其小大  
協恭戮力馴致四門穆穆之美追還三代直道之  
盛而士大夫用意過當趣操介狹好惡矛盾毀譽  
陵

雜同國而處者言人人殊夫所貴乎國多君子者  
豈欲其必同然古之君子蓋亦曰和而不同焉耳  
其和者志也其不同者事也夫不和而可以爲國  
實難補之豈敢以褊心小智輕量在事之羣才然  
借曰如前所陳者皆忠且良也邪則所謂忠者固  
無異忠而所謂良者固無異良矣比肩事主同意  
爲善而勢駸駸焉若欲相爲消長盛衰此何爲者  
哉人何可以畢忠則必有不忠者撓其間人何可  
以畢良則必有不良者病其內彊者以智倡而弱



者以愚附從天下之公議遏而不得行方今之慮莫大於此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譖民各有心順德者君子之性而疑者事之睽也故詩人憂而戒之意者士大夫亦欲合而不可相疑而不親形格勢阻方且蓋齟齬之情而胎朋黨之患因以害政而補之所慮者猶不在是蓋以謂君子必自好務德競而不務力爭使夫小不同者時亦小訛焉以快其小不平而君子又務退避而不已則忠良之勢侵而後脫有大

不同者俛焉抵其巖而入之則凡今之爲同異者曾何足道益亦譬國於同舟奚取於胡越哉雖然事何至於是亦可爲智者道難爲流俗言者也伏惟相公道德之學經緯之才光映於近古天子之所信倚以伏天下之心士大夫之所儀範而慕從其日夜思念欲爲天下開坦塗而亡羣疑薰大和而導百順者亦必在此固將益振公議務白善人以拯揀之耶然有一於此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夫服天



下必以善而所以用善者不同以養人則聽以服人則違爲天下安可以善服人哉尚敦重則剽疾者疑貴明達則深阻者忌與辯敏則淺蹇者忿進辭技則椎拙者伎至其它用一事則不便者必從而非之然八者之情亦何足以相賢愚而敦重明達辯敏辭技又爲國者所必須而不廢則亦安可與夫剽疾深阻淺蹇椎拙者竝阜而同驅彼其矯已以爲人所爲則不可而謂人之視已若見其肺肝然故常以不容而爲姦非夫在上者有以養之

是苟無罪又不可去也雖然有道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此以善養人者也爲天下惟無私然後可天下固不可以皆賢且能而忠與良者又世之所望而難得也則如牧羊然姑視其後者而鞭之可矣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也然而揚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何世而無狙詐先王豈惟不去尚有以使之故其敵者失也夫然故措國能大而有容緩



而不迫是之謂以天下爲天下天下知朝廷所以待之者公而責於人者不盡故人易以進而其志平若夫峻賞明罰豈不足以彰善而沮惡扶正而抑邪而古之語大道之序者常以謂九變而賞罰可言賞罰果難恃以獨治哉天下有大功罪與士與衆同焉而廢置之非難也而有所謂難者前却之志而疑似之行兩可之詞而常試之爲此中人之所以不自立而陷於邪欲君子之類衆則若此者皆當教之不改而後誅又有嘗已自暴不可復

還者設欲懷之其道無由然且草面以蒙利而內有不服之心焉者雖小而必察故君子尤難之然至其所必去則必其敗羣者不害爲大而有容緩而不迫也補之不敢廣引以亂視聽書曰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先王之立政其寬如此至於進厥良以率其不良亦曰從厥攸好而已矣豈疆之哉管曹叅爲相用吏必擇謹厚長者而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之人有細過專掩匿蓋覆而子宙之諫以無所請事者弗



聽也叅之意亦淡矣方時出於百戰之後武夫悍  
士功名之氣囂然而未已叅務揉馴其麤武崛彊  
之心而輯安其休息無爲之業不得不爾至於諸  
葛孔明患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寢以陵  
替蓋先峻以法繩下乃稍收其民望而用之以謂  
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  
弊實此之由故繩且限之亮雖要爲之治體不苟  
出於此然非棄蜀之弊不如是之亟使亮當文景  
時不知與曹叅意能異否也伏惟相公敦大知微

至於賞罰亦何足爲執事者道而要曰主爾忘身  
國爾忘家先務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益收賢俊之  
助而後均調其參差不齊之際以彌縫其侵蝕之  
隙而後天下之貴名盛業可得而長守國是一定  
施於亡窮過此則百官有司之所當務其大者禦  
邊治河澄官冗而節財用消水旱而惠困窮雖相  
公勤勞不以一日置是而不念而補之以謂凡此  
天下必有能爲相公以身辯之者而相公之所宜  
慮獨天下之大勢哉今天下之大勢若巨川然隄



防千里深厚而完固亦足恃矣益胡嘗視其曲無  
蟻垤浸淫者焉而已補之獲見相公門下將十年  
侍坐聽言相公固有采拾教載之惠而又職事在  
文字辱通籍殿陛下五日一敘立以望天子之光  
明竊不度量不敢自比於在闕門之外而輕犯出  
位之誚不知其當言與否而進之猶以謂語之至  
者不敢載之於書而淺者又不足聽故粗道其意  
之所先者以代匱伏惟相公垂惠裁擇幸甚狂瞽  
干冒鈞重死罪死罪不宣補之惶恐再拜

上吳相公書

天下之士見相公而言利害者幾人言而當者幾  
人言而不當者幾人若是者某舉不能知徒見相  
公之用人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近取不避貴  
遠取不問賤天人之學儒墨之英大有所必用牛  
角之歌堂下之言小有所不遺以是知相公所持  
者甚重所期者甚遠而管者或未之識也管太祖  
皇帝不馳一馬不折一矢而有天下天下稽顙而  
稱臣五國委命而下吏可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



夫太宗修文訓武以培其基真宗隆政講事以潤其色仁宗陶之以仁表之以孝四十二年天下又安無狗吠之警逮乎英宗禮樂宜備矣而謙遜未遑也今天子慨然發憤追惟祖宗之餘烈想見三代之盛事於是舉國政而屬之相公相公以天子之意甚信而不疑也故敢以一身而獨任天下之責息天下之民有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已之塗其耳使不得聞閉其目使不得見也故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以急天下之務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

舖以待天下之賢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常行不以告吾君化吾民使一日爲也雖然二帝三王之道不行於世久矣儀秦以口舌事天下而忠厚之俗離孫吳以兵法驅齊民而攘奪之釁起井田壞於鞅而天下方困于兼并肉刑變於文而彊梁始輕於犯法尋經補傳得不償亾而兩京之學衰更爲虛無不貴實効而東晉之治失陵夷以至宋齊梁隋文教旣衰武德不耀而天下瓜分矣神堯以英略一天下而太宗明皇繼之宜若小治也



然猶府衛之兵廢而爲曠騎世業之田壞而爲兼  
并租庸調之法變而爲兩稅而唐之民卒不獲禮  
之盛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耶下逮五季王政不  
綱民德日薄固無可議者蓋又百年有餘矣天下  
之民引頸啓踵刻月計日以求見太平之成法者  
固在於斯時相公謂不大有爲以創其意則天下  
不治故先之以號令以齊其心次之以農桑以贍  
其力次之以刑罰以督其經猶以爲未也則建學  
官以養其材崇科舉以變其習管之所缺今或有

之非以爲獨也凡以使天下不敢議不可知不敢  
議則治無不至化無不神矣此相公所以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萬民之心亦以是深信而無疑萬民  
亦以此有望於樂成也自管帝王之臣非有極高  
明致廣大之學其誰敢自任天下之重如此者孔  
子之治魯誅少正卯而齊人以爲憂孟子之相齊  
言必稱堯舜而淳于髡以爲惑然則非常之事固  
常情之所懼者南冥之鵬海擊於千里而斥鷃從  
後而笑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某東方之鄙人學不



足以立本才不足以趣時獨以謂相公之用人雖  
樸楸檠棘莫不各當其分相公之待物雖鳥獸蟲  
魚莫不使之各盡其欲凡天之所生凡地之所養  
無一物不得自遂者是以敢用繆悠之說進焉雖  
然豈敢爲囊中之穎耶亦相公至仁樂育使不至  
於無用失性而已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孟子曰人不可無恥某之懷恥有道之世久矣而  
相公之治常以一物不得自遂爲憂則某之恥有  
望乎已也伏惟相公神明亮焉身賤迹外輒敢自

納於不測之誅不勝戰慄  
上蘇公書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  
均王公大人服冠劔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  
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有道而窮巖溪林長  
嘯遠引之人所以爲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  
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敘於席男女  
別於塗鄉飲時祭執籩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  
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



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  
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爲治家自爲法矣德禮之  
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  
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羣起  
而察之駕徜徉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  
耳而爲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以自大尊禮法  
刑名以爲賢而爲荀卿韓非裁冠博帶高談乎九  
州之外闕大而不經文具而難施而爲鄒衍鄒奭  
微亂隱語滑稽不窮其混迹若高其蒙惡若卑而

爲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楚  
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爲蘇秦張儀  
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搵人之胸義不返顧計不旋  
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爲荆軻聶政蓋先生之道披  
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  
山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淡故民  
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之與  
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搏燕楚之脅  
其道四平舟車之所交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



危而好亂燕土确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其  
民健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谷膺擊韓魏坐頭中  
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鬪楚接吳  
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窮邦  
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  
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  
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  
某不佞嘗切歎此夫有益天下之名而後可以服  
天下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

閭下布衣單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  
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交馳可謂有益天下之  
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碌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  
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爲望而化者  
非閭下何以哉管者文翁一入蜀而蜀之民雖縣  
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閩而閩之人  
感厲讀書穎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大江之南五  
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閭下亦旣  
知之矣閭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艫於末



流望冠蓋於後塵者使閤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不油然而喜翕然變哉故補之將首爲吳人慶而次爲天下有望於閤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閤下之前獨幸閤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宦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謙補之雖不能亦閤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

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某再拜上書某官閤下管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閤下容察之某少駑野不喜學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顧嘗自信以謂其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遂纖縞而鬻狐裘入楚市而爲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爲得



也雖然不佞生十五年知讀閣下書閣下蓋嘗自謂學出於孟子矣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爲說約而執中者爲近之遠以知天事一大以觀海之濶而近取於牛山之木小得於食槁之蚓兼陳雜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知始補之不能識閣下之心而竊觀其爲文豪重敢決旁肆橫發呼吸陰陽出入鬼神睥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施伏而悸仰而息恍乎若目前之所嘗聞而未晤每睹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如入溪山行大澤以觀風雲

之相遭奔騰交會窈冥晝晦搖川震谷蹶木發屋忘其岐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頃之雷止雨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閣下胸中千變萬態不可殫極而要縈紆曲折卒貫于理然後知閣下所之爲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事方且爭雄鬪妍自立門戶則雖有服天下之名而信閣下之實者又烏能一一識而閣下之心舒而博卷而約者哉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歸也市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



於名邪則方王公大人高門墜箔躍馬疾驅言語  
咳唾足以榮辱後生者皆可以柔聲而乞親搖尾  
而乞憐也誠欲有求於利耶則非特陽翟之大賈  
滇蜀之野人其智皆可祖其術皆可傳也於此無  
所爭乃獨俵俵然欲抱其所知以求伸卽其所慕  
而願師其言名數通於將吏而足兩及於君子之  
庭閭下察某之獨何爲哉夫冠雞佩瑕之由貨殖  
遊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趨而使不得夫子而爲之  
託則才不才固未可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發  
憤思附青雲之志者豈其言也補之不佞切眷眷  
于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千金  
之骨非可以越澗馳坂也然齊侯納之燕昭市焉  
何則蓋將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邪有人焉其  
學旣不爲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若朽骨之無用  
也而終已絜誠以求出於閭下之門不識閭下其  
庸何說以拒之邪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  
則補之猶將升堂攀木而一叩焉



明辭之辭辭長堂學木而一明書  
 蕭何始以時之派必曰其於容也而後盡其聲  
 也而後已繁編以來出於閣不之門不滿閣不其  
 學雖不為以此之詞而其質又不若其骨之無非  
 何限蓋殊因小以來大昔愚以語實非有人焉其  
 之骨非可以越國興也也然齊於此之燕邵市書  
 于長矣夫夫之詞非可以對天而無此而千金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前之不封也者皆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二卷

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及第謝蘇公書

荅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荅姚邦光秀才書

荅常瓌秀才書

荅劉壯輿論國語書



目一五十二  
答劉壯輿書

再答劉壯輿書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文獻通考卷之六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二  
書

上杭州教官呂穆仲書

補之聞三代之前天下無可治之事而賢者無急  
仕之意天子與其二三大臣終日接膝都兪唱和  
於其上而海內之民相與動心向風歡欣鼓舞於  
其下方是時也政教平而賦斂輕禮義行而刑罰  
止天下已治士雖有尊主庇民之業而無所用之  
則往往引手而去括囊晦迹以盡其生笑歌優游



以樂其時山巔水涯布衣韋帶樵漁衰老之人負  
檐行路之夫與之語有可驚之言而施於政有可  
見之効若此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三代之降世既  
多事賢者不忍拱手以視天下之紛紜而息有以  
治之則爭相奮厲發於猷畎之間挾奇策以干時  
君曳長裾而遊王門以身任職以職任事各務有  
立於世而士始有好功名之心其不獲知於斯時  
而退伏於山林者則皆當日之無能人也故人不  
知隱居之可尚而皆以有用爲賢然而天下亦以

治其後晉之士大夫不知爲此者將以趨時弊而  
竊有慕乎隱者之名於是乎棄禮法遺冠冕以求  
爲養高之術而晉天下之事亦靡靡不振無與治  
者甚可歎也陵夷至于唐而終南嵩少至號爲仕  
途捷徑則其失隱者之風爲益遠矣夫君子非固  
爲隱亦非固爲不隱也三代之前無可治之事則  
隱而不失爲高三代而降世爲事矣息有以治之  
則不隱不失爲賢矣若夫居不可隱而固隱焉則  
又何矯情拂道之甚也晉唐之士其失以此國家



承平百年政令日新主上慨然思有以追兩漢之  
餘而復三代之故焦心以問治降意以下賢而士  
之懷瑾握瑜者紛紛籍籍雲翔蠡起奔走自効不  
待招來蓋補之嘗遊於齊楚之郊見夫帶經而耕  
者莫非求仕也而後知今日之無隱者設有之亦  
皆今日之無能人爾夫進不能少補於世退以受  
無能之名則與夫孟子之所謂自棄者何以異哉  
補之濟北鄙人也生十年而學學九年矣嘗自謂  
幸出於有爲之世而恥矯晉唐之風故嘗歷四方

以觀郡邑之政治遊上庠以服天子之教化從士  
大夫論議以知當日之施爲措置而稍稍自飭以  
求去鄙野之容竊聞執事以經術文章取上科以  
開敏明辯入幕府而有職乎庠序見師於學者故  
補之願伏於門下而受教焉繼之以所爲歌詩雜  
文一編投獻於左右凡此非求果有用於今也要  
以爲不自棄而已不識閣下以爲何如夫沒世而  
無聞者君子之所疾則夫士之區區以自言者其  
亦無罪焉可也



及第謝蘇公書

祇荷寵光出於已分既愧且懼不敢爲榮管齊主  
父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相與  
排擯不容於齊西入關資用乏諸公賓客頗或厭  
之乃上書闕下一歲四遷主父因言削諸侯徙豪  
傑或意其太橫主父曰臣結髮游學阨日久矣吾  
日算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補之讀史記至此以  
謂士窮不見遇發憤感激自食可也而倒行逆施  
則爲非計私自記刻雖窮不爲益補之始拜門下

年甫冠先人方彊仕家固自如如門下二年所聞  
於左右不曾爲今日名第計也自吳歸魯先人謝  
世家四壁立偏親需養婚媾日逼少業慵惰不能  
作業念無以奉朝夕束書薄游爲苟且之圖分外  
得之粗飽爲幸夫畫虎類狗旣非本心而轉衣爲  
裳則所不能管望之不肯碌碌而反抱關者夫豈  
得已補之敢不益自檢束期終教育之賜拳拳之  
心言不能數惟閣下裁擇

荅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爲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已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爲過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爲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已至儉非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爲尤是不忽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土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

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后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摧剛爲柔熟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於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常引



丞史以爲賢於已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黯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黯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黯哉雖然汲黯爲直不爲忤鄭當時爲和不爲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矜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

黨同門蠹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於朝則幽遠趣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爲不識左右以爲如何復賜一言幸甚幸甚

荅姚邦光秀才書

補之再拜前日不鄙盛服踵門并示長書甚善欣懌無已然推與非所當增愧懼也補之平生所患聲問過情伏西野來滋厭人事至不欲以足蹈城郭將老學問不日新惟農圃之事迺益知今足下書詞不以是爲問而以孔子之辭孺悲見互鄉或



拒或受意各有在者先之焉此施於補之爲不當於足下之比事爲不類雖意若與之商略可否然所以望於農圃老人者過矣伏讀再過茫然增愧赧足下固有惑志管杜溫夫亦嘗引孔子爲說抵柳宗元其與足下小異者直以宗元在此位宗元逡巡不敢荅觀足下詞旨有求益之意非若溫夫茫洋不知類者宗元固自竒大猶不敢以是荅溫夫補之雖文字愧宗元然不爲宗元者其敢以不陞孔子之堂而受孔子室中之饋哉故累日不報

冀足下之知其心也足下先君博學於文以操行稱足下聞詩聞禮與所以擇鄉就士不順乎非者具在歸而求之亦不乏師矣如補之自視漢以來守一經士有所師傅本末不變者庶幾爲近平居語所厚惟不至若陳相說許行盡棄其學而學焉者斯可矣老且不試祗欲爲陶淵明忘懷屏事出悔吝之外猶恐不近顧何以充足下望越論孔子之誨人接物以欺已而無恥害足下切磋之意哉然始聞鄉人言足下業通而行修旣見足下色溫



而意誠知足下可進於此道不但爲時文取科第  
常情自喜以謂志願畢此者比也故終願交焉足  
下亦彊學無墮補之老矣尚復覩吾里有足下能  
似其先人文學好善干祿不回如此其美者詩曰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足下亦諒之補之再拜

十一 荅常環秀才書

補之頓首補之雖未獲與足下游前者辱書俾撰  
次先公行事見足下文詞志意與今學校舉子所  
趨絕異又愛足下誠孝惻怛於其親凡可以盡力

者無不勉也知足下學問根本從古人中來非黃  
而澤以欺暗取售者必也因念涉世已來粗守所  
知雖困不改故相得於形骸之外者寡幸而獲一  
人焉其賢未必足下比然已如曠數十百年而逢  
不可致之寶其自喜悅難喻故不度量其力之所  
不堪而迎受足下至重之託然足下不妄以託人  
而補之妄受之非也再蒙惠書足下胸中所懷自  
爲涇渭而未嘗以語人者不俟相際而輒以語之  
又以知足下與人交久必信引物連類深而明遠



而當以意逆志不合者蓋鮮足下識高妙所擇於道者正爲門庭甚嚴然氣和而語溫蓋息而不貳近小雅之流也甚善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何當一倍無任鄉往補之再拜

人焉荅劉壯輿論國語書

補之再拜辱書以國語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據通洽而議近正又以知別後學問之益殊欣喜也然齊桓晉文同功一體皆仲尼之徒所不道雖晉

文入異此但一事未可言優於桓也亦不當稱周之盛德以類其跡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謀而疑後世凡聖人所以與霸者非與其假仁義也與其假仁義以成功而民賴焉方其走狄避患區區竊仁義之跡以圖濟其私未足稱於大君子之前也亡人從者其文義可觀而士溺焉若進疑於岐山盟津退不失爲季札則僭且不類甚矣岐山盟津來書所謂擬人必於其倫者此甚不可若退爲季札則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國而成國無



幽岐之異夫何所待盟津以國爲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諸侯公子失國反國之比又重耳以讒出逃父之誅不與奚齊卓子爭立足矣國人自殺奚齊卓子國無君而已義嗣入可也胡爲乎委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敝晉而流禍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討子糾則高粱之事與生竇奚辨壯與其未之思耶凡補之爲此論者以適夫假仁義之微情使當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譎甚而疑聖也豈善冀芮之謀以子犯爲誠不及者哉以謂夷吾亦晉嗣苟可

以入而存國雖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與夷吾則入晉而不能善晉也苟善晉春秋亦將與之使桓文徒竊仁義之名以濟其私而其成功民無所賴則春秋猶不與公羊論享國長短美見未見固非是要之春秋隨事褒貶無始終善者也其曰實與而文不與迺補之猶反是聖人於齊晉皆文與而實不與實不與者以其假仁義文與者無王不得已也孟子謂彼善於此爲至論壯與疑於王跡則假者之情後終不得而誅矣又苟息事始



意壯與許息之死再得來問乃與補之論其悖者  
無異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獨吾兩人非之耳  
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則阿其欲以蒙利死則擇利  
而背之荀息阿獻公之生罪也死則曰雖無益也  
將焉避之是豈小人之所能哉故後世惑焉以其  
復言亂信義之實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類夫仇  
孔非壯與卓然自信幾何不須而靡也召忽死子  
糾天下不稱其是亦不誅其非始無善而終無惡  
也荀息死奚齊論者至今謂夫疑於信義也否則

荀息何足議哉雖然荀息愚不幸既許其君以死  
矣至於不濟壯與以謂寧死而不貳之爲良抑貳  
而不死之爲是將死與不死於荀息無輕重皆不  
可也天下固無皆不可之義壯與必能處之矣惟  
其要終之義不足以揀初之惡與其苟免如犬彘  
則死爲可進故補之以謂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  
知宗元爲學春秋而通者不然則可以死如召忽  
可以無死如管仲要其終義所在何如耳張禹李  
勣蒙喪邦之舊事與荀息類而禹勣皆不死爲愧



於荀息若曰漢唐事禹勳不得預其禍則狐掘之  
必狐狸之已首禍而身不預則何如餘非面不盡  
補之再拜學春煇而豈香不然限河以取故曰  
限亦答劉壯輿書之以階豈荀息以其詩之  
補之啓示漫浪翁圖贊并所以名堂與亭之意以  
壯輿志業豈老且不售畸乖自放者之比其所以  
名者意不在是魯直爲贊以反之此善諭人之意  
非反也合也揚雄爲反離騷補之嘗謂屈原沒後  
惟雄爲知原者故其言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

其智知原之如玉如瑩不可以丹青變而傷原之  
壹其質不能與丹青變以異而見尤也乃聖人之  
智則異於是此但如原之智而已矣然則丹青豈  
果可以變玉哉若曰外與之化而內不化原其免  
矣故頗撫騷詞而反之非反也合也始欲爲詩寓  
此意其間而不作詩久淡避以言來詬又離爲五  
詩以名堂與亭軒齋泉則意不屬姑書此託之圖  
後則猶詩也元次山介特名重唐世足以愧闕墮  
者百輩然語諸大方之家則未通也何足學哉記



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學猶飲食固有常珍  
奚事異饌合萬宇以聚廬載百族與竝游想壯輿  
亦俛仰此間又奚以漫浪而異爲補之再拜之圖  
此意再荅劉壯輿書入齋數以言來論又請爲正  
辱寄示諸文所探討深遠趣守堅定不爲利回藹  
然仁義者之詞也荅漢東書侃侃乎直而不倨三  
復悚敬獨與明叔魯直論佛之可否類唐以來世  
儒束於教者齊楚矛楯之詞夫兩忘而化其道世  
必有人矣今吾曹平曰接物小言細行不當於理

者下床履地卽有之思而求去爲道日益此其基  
也此尚不暇而越求其大者議之侈矣道之爲物  
間不可識埃至而後知然知者猶不言也何暇置  
冰炭勝負於其所未究哉人告還不獲盡補之再

拜

謝蘇公先生示先君集引書

補之再拜蒙示先君集引不任哀感先君袍義懷  
術不願知於人故人知之者鮮賴先生之言乃更  
託於不朽則其家所以受恩論報可忘耶以漢中



候吏論先君之好學隱德類矣未復引邵子固以重及其不肖之孤固名重雖漢之盛如此人爲少補之年少學問未深大懼辱先君之世而害門下之義承命累日不寧雖然固以不能信行事梁冀遭冀讒死二子皆遇害而先生語好學終譽則先斯人然則先生之以固望補之也補之知之矣敢不受教

與魯直求撰先君墓誌書

補之再拜補之不孝熙寧中先君捐館舍於京師

於時家在吳貧不能以時葬罪逆偷活奄奄至今慙愧影將以今年冬十月歸窆鉅野之魚山重惟先君懷道守志與世齟齬未五十而歿不有信於今必有信於後故涕泣有請於左右冀魯直哀之先君行事具濮陽杜侯狀今所論錄其大槩出處補之所知而願述者以備遺逸先人爲人敦厚靖恭事親孝兄弟無間言善與人交外寬裕人易以親而中介然不苟喜賓客家居不絕酒不樂爲吏至累歲不調乏無擔石亦不以經意曠達樂山



水意所欲往初不以事阻方其酣詠得意忽然忘老視外物無與易也嘗道姑蘇樂之畱累月不得行小舟入震澤遇大風舟欲覆指東西山談笑無忤乏糧求米山中無所得猶登覽忘疲補之懇求還乃還又嘗道呂梁涸不通畱閱月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南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愠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於道路不中休不却行而已問則惑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愠之惑已甚矣若知

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尤耆爲詩悲歡得失一寓於此其辭怨而不迫有集若干卷眉山蘇公序之其略曰清厚靜淡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謂先君有其實而辭其名以比漢中候吏李邵比疾病臥昭德坊猶爲詩不輟以指書空吟哦枕間神色翛然補之從旁錄之逮啓手足尚得詩四十篇惟是先君平生奇蹇不遇故事業見於世爲少其大槩出處若此魯直與補之諸父厚而補之不肖魯



直辱知之深補之平居誦其言學其人謂足以發  
 幽隱慰先君於地下者莫如魯直也故忘罪逆冒  
 昧自致魯直亦矜其意慨然許之幸甚幸甚補之  
 再拜謝其辭魯直不辨以辭書空今知非問輒  
 書其言其實而補其各以其數中知吏李洽以表  
 為人而為儒轉出商賈而為儒其受命於  
 樂若千卷皆山蕪公事之其相以高其精其  
 大者為精悲憫其夫一而於此其精其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三卷

奏狀

辭免著作佐郎狀

辭免實錄檢討官狀

足疾乞外任狀

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再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奏舉趙元緒狀



太學博士正錄薦布衣陳師道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三

奏狀

辭免著作佐郎狀

臣十月二十二日至開封府界准都進奏院送到  
敕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依前朝奉郎行祕書省  
著作佐郎承命非據踧踖以慙恭惟陛下膺圖之  
初上奉天心中考古道旁詢國論下酌民言其本  
在於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其極蓋欲四方遠近莫  
敢不一於正者大明至公示以好惡故陟降始序



畏慕立行則越百工庶位一事之虛苟非其人安  
得在此而臣才薄名晦方時起廢皆國之良顧臣  
何人流落之餘亦誤收錄碎首糜軀無以報稱伏  
念臣頃當先朝初政之際已預諸生三館之遊今  
所除官亦臣舊職况千載一時人思自効雖臣器  
小用近猶知欣喜激昂不應僭瀆妄有辭避第昨  
坐譴斥無它指名祗緣非才竊處清貫加以素寡  
學問憂虞積年凌雜米鹽益加荒陋豈可復爾濫  
跡書林不懷梁鵠濡翼之羞以重澤麋蒙皮之誚

又臣飄零寒窶私計百爲實難黽勉遽處京局伏  
望聖慈俯察螻蟻惓款之情特寢成命且令臣赴  
河南府新任或賜別除京東沿流一合入差遣誓  
殫駑蹇仰荅生成見迤邐赴闕聽候指揮干冒宸  
嚴臣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辭免實錄檢討官狀

臣今月十八日准閣門告報奉敕除臣尚書禮部  
員外郎充哲宗皇帝實錄檢討官聞命踧踖不知  
所裁恭以先朝大典千載之傳豈臣淺陋可備纂



述伏望聖慈特錫寢罷所有敕命臣未敢祇受

足疾乞外任狀實難辭官請命

右臣被蒙器使兩更郎曹未有秋毫可圖報稱而

臣舊苦脚氣春夏加劇深懼職事或致曠闕伏望

聖慈察臣誠懇特賜除一外任合入差遣

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四月四日准閣門告報奉敕除臣神宗皇帝

國史編修官選掄誤及踟躕難勝恭惟神宗皇帝

盛德大業光映百王將欲發揮潤色傳諸千載必

得名儒碩學叅備討論而臣才識卑冗詞技淺薄

使預筆削誠非所宜兼臣先以疾病奏乞外任伏

望聖慈特賜寢罷成命除臣一外任差遣

再辭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昨奏乞寢罷國史編修官除一外任差遣尋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以位卑人微

不敢於浹日之間屢瀆天聽黽勉就職載惟神宗

皇帝稽古制作跨唐軼漢形容鉅美史臣司之如

臣自視恐殫竭不足以塞責咎倪寬有言使羣臣



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  
玉振之况今陛下竝建羣才可試者衆臣誠何人  
敢獨昧冒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施行臣  
無任惶懼隕越待罪之至  
再辭免國史編修官狀  
右臣先於三月中以疾奏乞外任繼蒙聖恩自實  
錄檢討官除國史編修官臣聞命跼踖不遑寧處  
既具奏乞賜寢罷成命檢會前奏施行尋准尚書  
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臣懼久稽救命黽勉就

職然夙夜恐懼終不敢安遂再曾具奏亦是乞賜  
檢會前奏除一外任差遣未蒙指揮恭以神宗皇  
帝國史紬繹歲久未奏成書聖謨王制天高海闊  
方茲分命諸儒叅稽全美豈可以臣淺知猥預其  
間加有負薪之憂犬馬力殫躊躇難彊若臣不揣  
分量苟貪榮選蕪累信史辜奉明恩則異時雖填  
委溝壑何以塞責伏望聖慈矜閔臣下才無堪早  
賜檢會累奏除一外任差遣臣不勝隕越待命激  
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舉趙元緒狀

伏見本府居住朝奉郎新差監在京物料庫趙元緒父故太子少師致仕槩在仁宗朝與韓琦曾公亮歐陽脩同執政時仁宗初命英宗領宗正槩言宗正非所以爲重乞立爲皇子後預顧命定策立英宗嗣大寶功施社稷同時勲臣之子皆蒙次第褒擢多已通顯而槩之嗣子獨沈常調簪組之傳不絕如綫元緒刻意承家學問自立吏事足稱勘會知揚州蘇頌知應天府何正臣權京東轉運副

使呂溫卿皆嘗論槩之功薦元緒之才可備任使未蒙施行臣竊覩神宗在東宮荅槩書云首定大策固已措時於久安世蒙顯休方當與國而長懋槩之有勳王室事固灼著其墳墓居第在宋歲時闕人照管伏望聖慈檢會前後臣僚奏乞特賜甄錄其子元緒與一南京差遣庶以廣國家求舊念功之美意而勸臣子之爲忠孝者

太學博士正錄薦布衣陳師道狀

竊以朝廷惠庠序不本於教而糾禁是先學者不



根於古而浮剽是競故選置舊學削去苛規爲之  
表儀使有趣向所以助成風化實繁得人伏見徐  
州布衣陳師道年三十五孝弟忠信聞於鄉閭學  
知聖人之意文有作者之風懷其所能淡恥自售  
恬淡寡欲不干有司隨親京師身給勞事蛙生其  
釜慍不見色方朝廷振起滯才風勸多士謂如師  
道一介亦當褒采不遺伏覩太學錄五員係差學  
生見今有關師道雖不在學籍而經行詞藝宜充  
此選某等職預考察不敢蔽而不陳伏乞選差師  
道充太學錄儻不任職某等同其罪罰謹具申國  
子監乞膽申禮部施行



濟北晁先生雞肋卷第五十三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四卷

表

賀皇帝登寶位表

賀太皇太后稱尊表

賀皇太后稱尊表

賀皇太妃牋

賀太皇太后進奉表

賀皇太后進奉表



賀皇太妃進奉牋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賀冬至節表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

表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后表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

表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賀元日表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元日賀太皇太后

表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后表

代蘇翰林為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妃牋

代北京畱守王太尉元日賀表

代北京賀坤成節表

齊州賀興龍節表



齊州進奉功德疏表

齊州進興龍節銀絹表

代張恕單州賀受璽表日賀表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一表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進罪言表

謝賜校定資治通鑑表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銀絹表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筆硯紙墨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代范右丞謝賜生日禮物表

齊州謝賜曆日表

河中府謝賜曆日表

謝賜春衣表

代北京畱守謝賜春衣表



外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外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外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外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外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外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外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外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齊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表

賀皇帝登寶位表

欽承顧命嗣履寶圖謳歌有歸華夏均慶臣

中謝恭

惟皇帝陛下挺生聖德夙有仁心問寢彰純孝之

誠主鬯著克恭之美大明繼照至健體元邦之榮

懷人所歸往不顯亦世是開上帝之符無疆惟休

咸曰吾君之大天地日月廓然泰清山川鬼神罔

不順序鴻基滋固景命方綿凡在羣倫舉知慶蹈



臣等恪居外部親覲重熙不獲恭詣闕庭  
伏願賀太皇太后稱尊表

冊嚴備禮位荅常尊宮闈之奉載虔海宇之歡普

洽臣某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挺生聖哲夙著惠

慈昊穹眷懷宗廟昭假輔文祖勤勞之理隆神孫

保佑之功是稽兩漢之舊章用對三朝之光命聖

人孝治天下風行臣聞成王持盈不敢忘文武之

謨烈周姜息媼故能貽任姒之齊徽聿收前功允

屬盛際萬世永賴百祿是適臣伏限職事在外不

獲躬詣闕庭

賀皇太后稱尊表

位著徽稱居天下母儀之貴禮嚴備物昭聖人子

道之成宮闈載祗海縣胥慶臣某中謝恭惟皇太后

殿下懿恭性得慈儉身先坤極正於內朝陰教行

於四國用膺光命允荅常尊漢典具修式虔長樂

之養周詩足繼大顯思齊之功臣伏限職事在外

不獲躬詣闕庭

賀皇太妃牋



冊嚴異數位著徽名光舊典於古今溢歡心於內  
外中恭惟皇太妃殿下令儀身率淑德性成輔佐  
先朝憂勤內寢屬大明之繼體孝治增隆飭備禮  
於有司尊稱允荅以荅常尊典具對大身樂  
尊祖徽名冊已光於備禮修臣常職享莫尚於多  
儀輒罄菲誠仰干聰聽上件物中邦羨賦外帑宿  
珍載申守郡之虔用佐充庭之實

賀皇太后進奉表

長樂稱尊冊已光於備禮庶工率職享莫尚於多  
儀輒罄菲誠仰干聰聽上件物中邦羨賦外帑宿  
珍載申守郡之虔用佐充庭之實

賀皇太妃進奉牋

綸言誕告冊命顯加欽甚美之崇名慶已成之備  
禮官聯無遠獻享具來上件物山澤之珍蠶桑所  
入申提封之祗恪佐庭實之輝華以對大身樂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表六日五日四  
經謹周正曆推子朔景短窮而長至卦剝盡而復



來慶始宮闈歡均海縣恭惟皇帝陛下中和致理  
仁孝承祧化本時行元統天而不息德方日起明  
出地以無疆觀雲道民物之康齋居待陰陽之定  
履端於始求福不回臣親託本支生陶惠愛傾一  
心而猶藿祝萬壽以如山美之崇之敬之日之勤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表  
衡端氣至候炭仰而鐵低表北景長知人和而歲  
美宮闈均祐寰宇交歡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睿智  
不居慈儉爲訓本文之聖大顯思齊之光致成之

功竝膺旣醉之福斟酌歲始天地節而四時成孳  
萌日新陰陽爭而諸生蕩有赫臨下無疆惟休臣  
身託宗藩恩均鞠育用率先於庶位敬傾祝於萬  
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后表  
律當乾九六氣資宣養之陽潛地中七日知來  
復之候宮闈均慶民物同歡恭惟皇太后殿下德  
重母儀位隆坤極旣助烈考本朝夕之憂勤用綏  
成王致神祇之安樂孳萌伊始福祿來綏臣親託



衆多之支恩叨均一之養協輿情之善祝介眉壽  
之維祺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營室昏中招搖北建獻履綦而迎慶書雲物以知  
祥恭惟皇太妃性稟惠和德崇恭儉雞鳴警戒之  
志美見於先朝凱風劬勞之心恩隆於嗣聖順迎  
陽旦茂擁殊休期仰贊於延洪惟輸殫於頌詠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冬至表  
易謹閉關蓋待陰陽之定傳先書物以知天地之

祥惟管宅尊與人同慶恭惟皇帝陛下剛柔體道  
動靜得時齋戒自修將神明其至德裁成與合用  
左右於斯民薰陶大和積累至治臣本支同體茅  
土分封擬續周詩申百福而千祿敢忘漢禮稱萬  
壽以獻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皇太后表  
立表土中驗日躔之南至求端天事迎陽德之大  
來惟茂對時乃介景福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參  
穹厚澤及飛潛生民本姜嫄之仁終配天者后稷



思齊詠大妊之美要成聖者文王九功可歌五臚  
咸備臣疏封盤石託體螽斯幸覩太平之期跨三  
五德願祝無疆之壽何千萬年天幸感明濟之大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太后表

周歷授時氣必先於子朔漢儀賀至事亦謹於陽  
生履端不愆介福是荷恭惟皇太后德崇慈儉道  
配直方長樂稱尊大備安榮之養關睢本化永隆  
信厚之風與國同休溥天共祝臣恩叨均一身託  
藩維敢傾向日之誠頌贊如山之壽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冬至賀皇太妃牋

璧合珠連會三辰於初紀芸生荔挺兆萬物之華  
心宮闈同歡民物胥賀恭惟皇太妃化行恭儉德  
合徽柔保佑帝躬恩已隆於色養講明國典禮何  
歉於常尊孳萌益新順履惟吉某親聯宗屬身託  
廕庥徒傾頌詠之誠願贊延鴻之福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賀元日表

璣衡窮次夏小正以首時玉帛會朝漢兩京之盛  
典恭惟皇帝陛下法天之道如日之升撫於五辰



庶政所以咸理惠此中國萬方所以來同以初爲  
常毋有不當臣忝同氣之重託維城之安慶五百  
歲之符適逢茲旦上千萬年之壽敢廢舊儀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太皇太后表  
日回月周辰集諏訾之紀天清地肅風來東北之  
方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盛德在躬至仁被世裁成  
其道故能應君子之大來嚮用其休將以錫庶民  
之保極順時滋養與物亨嘉臣親託本支恩分茅  
土悅九成之備奏稱萬壽以獻觴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后表

魯史書春事蓋先於五始漢儀朝朔氣亦謹於三  
微恭惟皇太后殿下順體坤元慈隆母訓化行內  
外關雎爰始於興王神無怨恫思齊要本於成聖  
新陽肇布景福來符臣託宗藩之親均鞠子之愛  
願協輿情之頌倍膺眉壽之祥

代蘇翰林爲皇弟諸王元日賀皇太妃牋

玉燭成書慶新元於端月椒花入頌美舒景於青  
陽恭惟皇太妃率性柔嘉宅身恭儉承上以禮光



女德於書詩撫下有恩冠嬪儀於宮寢安榮所享  
積累而成某內愧孱蒙預叨休蔭願履三元之旦  
倍膺百順之祥

代北京畱守王太尉元日賀表

臣某言伏以盛德在木正月始和聖人謹於履端  
天下從而觀治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效天法地  
扶世導民爰乘六龍乃大一統當五百之運有二  
十之功仁義極乎漸摩禮樂備於制作順孟陬之  
吉旦舉元會之上儀放勳欽明授人時而不忒周

王壽考維天命以無疆臣某守籥畱都傾心法座  
眷言象魏莫陪百執事之趨自幸華封常罄萬斯  
年之祝

代北京賀坤成節表

建畢占中曆紀金行之始妊姜協聖禮嚴坤德之  
成率土傾心後天申祝恭以太皇太后陛下慈仁  
世濟睿哲生知昊穹所懷宗廟攸享配烈祖勤勞  
之禮隆嗣王保佑之功盈成祗慎於薄冰豐美大  
蒙於潤澤式虔至養允荅常尊誕惟孝室之詳肇



籍用集 八  
屆登禾之候謳謠歸美華夏舉同伏願太皇太后  
百順咸臻三靈共贊天高地厚扶不拔之洪基松  
茂竹苞資無疆之妙算臣限拘鑰守阻預鳧趨  
太皇太后齊州賀興龍節表恭以太皇太后  
臣補之言臣聞必世而後仁故百樂興於已治宜  
民者受祿則五福本於能敷人神克寧雅頌斯作  
欽遇誕彌之吉仰期於穆之休臣補之誠驩誠抃  
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纘禹勤邦繼文配命深  
明措國益在酌言道斯行而動斯和無非事者生

不傷而厚不困所欲與之用能格精禋以降康交  
驩欣而養本大有天助豈徒河洛之效祥靈臺子  
來咸思父母之難老臣久塵冊府方領郡章慶五  
百歲之期親逢穀旦祝千萬年之壽祇劇葵心瞻  
望闕廷臣無任仰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賀以聞臣補之誠驩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齊州進奉功德疏表

臣伏以大呂應時氣協明昌之運至神出震曆符  
誕育之辰天人所歸遠邇胥慶恭惟皇帝陛下誠



明天縱睿智日新嘉祉富民至仁浹物重華協帝  
 增光六聖之功下武繼文垂視萬方之治謳歌所  
 屬精禋儲休神電遶樞陶陰陽之粹美祥虹流渚  
 孕造化之精英鼓舞太平揄揚善頌臣誤恩剖竹  
 一意望雲雖漢殿捧觴莫預千官之列顧舜庭儀  
 鳳第同萬壽之稱臣無任瞻天祝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隨狀上進以聞謹進

齊州進興龍節銀絹表

臣伏以夢龍叶瑞元符神筴之歸望氣表祥夙契

人心之慶幸邁瀆昌之旦敢修飾喜之儀前件物  
 人賴垂衣地思薦寶盡出盈餘之力用將頌詠之  
 誠充預大庭足備梯航之富懇祈睿算永齊箕斗  
 之明所有銀絹見寄本州軍資庫候有上供綱運  
 附帶入京次謹先具附遞入進以聞干冒冕旒臣  
 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代張恕單州賀受璽表

王事之修光昭夷夏天休所動玉出咸秦因月吉  
 之視朝肆禮成而均慶謝中臣聞物其有矣命不易



哉蓋政苟雖幽而不通則類有不召而自至所以  
三朶作典猶懷俘寶之慙四海告功方贊錫圭之  
異惟德之視從古以然恭惟皇帝陛下若管大猷  
顧諟明命絜有憑有翼而罔墜故無聲無臭而來  
臨俾壽而昌皇已彰於眷佑則篤其慶民亦念於  
用敷故滌洪恩以覃方域臣偶拘守土阻覲盛儀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一表

臣某言伏奉詔命以四月一日日蝕避正殿減常  
饗者占辰弗集馳走逮於嗇夫肆宥惟時鞭扑空

於司寇未卽路朝之正猶推玉食之供凡在臣工  
莫遑寧處竊以日符天統當循黃道之常君體乾  
剛故謹正陽之畏惟聖人觀象以立戒欲王者因  
事而自修亦緣久動而必差乃有頻交而屢蝕

中敘

恭惟皇帝陛下中正履位清明在躬孝承七廟之  
安仁暨萬邦之往官惟賢而士勸善罰當罪而民  
禁非奉以無私要本容光而必照建其有極蓋用  
勿憂而宜中固念茲而在茲寧弗畏而入畏絜寅  
恭可謂至矣則變異何從召之應以至誠居然純



曜祥桑不拱方知太戊之興雖雉何爲益見高宗  
之盛宜光臨於黼辰且時御於饗飧茂迎至和允  
荅羣望

四月朔日蝕禮部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徒傾葵藿之誠敢期回照未竭潢汙之滴尚或可

羞矧變異之已消尤故常之當復

中

恭惟皇帝陛

下法禹罪已繼文小心惟五事之罔愆於三光而  
何累爰以朔旦自興重雲不用其行史前占於必  
蝕增修於德人莫覩其或虧和足致祥順宜獲助

而猶謙尊自牧震虢靡寧雖天所以愛人君常欲  
制於未亂而王所以奉天道故當懼於無災然與  
其戒居處飲食之安孰若擴視聽猷爲之善豈惟  
過也見而更也仰是謂應以實而不以文南面宅  
遵達四聰於虞舜大庖日御綏五福於周成庶或  
聽卑終聞詔可

### 進罪言表

臣小官疎外名姓無聞竊比負暄上塵天鑒臣於  
熙寧中聞交趾犯順王師出討臣嘗憤悱忘鈇鉞



之戮願效區區謨爲安南罪言一篇於時臣在畎  
畝又居父喪深息愚賤且越禮制以干國事旣成  
躊躇將進復止今師還累歲遠服來享而臣所欲  
言頃已草具畱之私室義不敢安譬夫鷦鷯已翔  
於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臣誠疲駑豈足及事  
其所誤文字謹繕寫成一冊以安南罪言爲目用  
黃羅帕封隨狀上進伏望聖慈特垂聽覽干冒冕  
旒臣無任惶懼屏營激切之至

謝賜校定資治通鑑表

進奏院遞到校定資治通鑑所牒伏蒙聖恩賜資  
治通鑑若干冊付臣者先朝稽古之意名臣敘事  
之才成書甚難來世所考故乏丹鉛之補預蒙緝  
帙之頒臣補之中謝伏以英宗皇帝睿哲生知憂勤  
遠慮欲觀歷世君臣張弛之跡以知千歲治亂得  
失之原深詔耆儒特加撰錄神宗皇帝孝思善繼  
聖學博通三臣竝封不特詩亾之歎五季更授厥  
惟麟止之終發於雲漢之章賜以龜鏡之目恭惟  
皇帝陛下論唐虞而圖治舉元愷而佐功興亾灼



知屢省觀於乙夜忠佞大判爰警戒於在廷以嘗  
 預於校讎故亦霑於賜予頒學官而伊始藏私室  
 以至榮臣聞惟賜不常論報宜一圭瓚乃鬯車馬  
 則榮雖臣狹識而淺聞妄意淡求而博考息事君  
 許國之義奉以捐軀資愛民利物之方用而從政  
 庶逃虛受之恥仰荅非常之私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銀絹表

臣等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等銀絹者屬辭比  
 事將為千載之傳抱慙懷鉛未有一毫之效寵先

臨於使指恩已逮於匪頒中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受祿于天修身以道因心篤慶本王季之事兄彌  
 性似先乃成王之為子稽哲宗之政理亶神考之  
 規摹雲漢在天丹青莫像是用飾茲典領共俾討  
 論曾微草創之勤遽忝幣餘之錫簡編充宇蠡測  
 海以安能歲月累功蕢成山而儻可誓殫綿力仰  
 贊成書臣等無任

哲宗實錄開院謝賜筆硯紙墨表

臣等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等筆硯紙墨者紬

受性



繹信書闢官曹而伊始詢謀故事給筆札以爲先  
枉異數之曲加撫寸長而安有中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挺生聖質丕變人文維先朝迪哲之光有繼  
序適求之美森然斷簡豈徒副在有司燦若列星  
乃可傳諸無極而臣等職司典領參備纂修甫窺  
東觀之藏遽忝上方之賜精毫良楮堅石鑿煤食  
浮已愧於事先器利尤慙於匠拙遷固特稱乎良  
史蓋以覈詳荀袁但謹於編年庶無疏抵誓當殫  
竭以荅寵私臣等無任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述修先訓攷次新書闢省閤之嚴深詔宰司之典  
領討論既重付畀尤慙敢圖比事之初遽忝上方  
之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思維則善教得民率  
時昭考之功維十九年之記副在有司之事乃數  
千歲之傳以臣誤被揀掄預聞紬繹黻煤吳石蔡  
楮蒙毫燦然四物之精出自九重之祕未知報稱  
徒遽矜榮模青天白日之容固無心巧輯斷簡遺  
編之美尚或力能誓殫見聞少補毫末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伏以論先朝無競之功垂來世不刊之訓凡在官  
聯之選固稱儒學之榮編摩未效於長筆札遽  
叨於異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懋昭大德對  
越在天稽神宗制作之隆倬爲令典當嗣聖纂承  
之始付畀成書詢求故事之餘均及上方之賜霜  
毫之潤溪石之堅墨以代鉛紙惟易槩顧禪諶之  
草創積日何功儻荀悅之編年它時有考粗期輸  
竭不愧寵私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鉛槧之功未聞於少補金縉之膺首逮於匪頒枉  
使指之光華拜君恩之隆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恭默當乎思道愛敬隆於事親迹熙寧訪落之勤  
迄元豐顧命之重憲章咸在謬述宜加申敕有司  
叅稽故實眷言蕞陋預被選掄旣其論次之初均  
以幣餘之錫夫居其官則思事懷其祿則赴功固  
雖狹識而淺聞妄意深求而博考粗祈薄效仰贊

成書



代范祖禹等實錄開院謝賜物表

預聞紬繹未有毫釐遽煩使指之臨首拜幣餘之錫被蒙寵渥增愧矜榮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對天之休以慈爲寶維先朝之政理在太史之冊書將欲爲無窮之傳故必著不刊之典咨求故實付畀有司眷言選掄猥在蕞陋屬討論之始事均賚予以勸功攬制作之原浩如觀海積編摩之助儻或成山誓殫淺聞仰荅鴻造

代范右丞謝賜生日禮物表

棘薪永慕載臨生育之辰稟飫特加申用故常之錫光華白髮感激丹棕

中本乏將明粗知忠孝蒙謝

先臣之遺業遭累聖之致平遍履閨臺遂聞機政至仁獨運方興不世之勳未議數殫未有秋毫之補而適遇桑蓬之旦重叨庖廩之頒已懼素餐安知報禮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惠羣工體貌所加摺紳咸聳觀酒食之象君有施而心親誦股肱之歌臣無功而形渥誓當糜隕仰荅生成

齊州謝賜曆日表



臣補之言准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紹聖二年曆日一卷者臣聞迎日推策在昝黃帝之御邦以初爲常自時周王之賦故臣叨守長職在承宣樂與吏民同遵詔令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修身以道求端于天璧合珠連煥三辰之順畧雲行雨施肇萬物之華心雖歲事之宜頒本王功之最急璣衡潛運孰知聖治之日新銚鏹時修已覺豐年之氣應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補之誠惶誠懼頓

首頓首謹言

河中府謝曆日表

臣補之言今月二十五日都進奏院遞到宣一道伏蒙聖恩賜臣崇寧元年曆日一卷者初郊上帝肇改新元謹堯曆以迎推因夏時而誕布偶竊藩維之寄預蒙歲首之頒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動靜以道而大光先後於天而與合本諸修已雖聰明睿智足以臨用此求端蓋風雨霜露無非教將以撫五辰而熙績和三事以



敘功臣職在牧民欣於奉令土牛將磔猶歌三日  
之鑿冰玉燭可調願頌豐年之多稔

謝賜春衣表

臣補之等言句萌畢奮慶賜可行土牛久飾於送  
寒函籥未歌於逆暑迺眷造庭之彥爰開在筭之  
良肆有等差均於覆被謝中恭惟皇帝陛下宜人布  
政育物爲功卉皮自適於陰陽氎毳同和於天地  
旣陶無外之化亦霑咸若之恩織筐亂流豈惟加  
五百里之遠女工同燎故復半三十日之收矧是

具僚與之同體適及風雩之後大頒帑帛之珍君  
賜足榮不嘆無衣之七王章有分庶逃終褫之三  
誓各糜捐以圖報稱

代北京畱守謝春衣表

涼風退暑流火戒寒爰開在筭之良式厚兼衣之  
寵居然被服同此恩榮臣某等謝中恭惟皇帝陛下

至健體元大明燭隱室灰爲候載先栗冽之期帑  
帛用頒肆有等差之賚臣等均雨露重霄之施忘  
冰霜瀕朔之勞誓竭愚忠仰酬聖造



水深賦神之... 普... 恩... 聖...

... 恩... 聖... 皇... 帝... 聖...

... 恩... 聖... 皇... 帝... 聖...

... 恩... 聖... 皇... 帝... 聖...

... 恩... 聖... 皇... 帝... 聖...

... 恩... 聖... 皇... 帝... 聖...

... 恩... 聖... 皇... 帝... 聖...

... 恩... 聖... 皇... 帝... 聖...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五卷

表

齊州謝到任表

南京謝到任表

亳州謝到任表

信州謝到任表

河中府謝到任表

湖州謝到任表



謝得請南京鴻慶宮表

謝得請江州太平觀表

泗州謝上表

代河北提刑王朝散謝上表

代朔漕蹇侍郎謝獎諭表

代朔漕李楚老謝獎諭表

代北京謝太皇太后坐簾戒飭官吏表

代朔漕蹇周輔謝除侍郎表

代澶州守韓太中授官表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代劉門下謝表

代劉門下謝表

代韓太中乞致仕表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外同愚集于爵博熱隔藥事表

外同愚集于爵博熱隔藥事表

外同愚集于爵博熱隔藥事表

外同愚集于爵博熱隔藥事表

外同愚集于爵博熱隔藥事表

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五

表

齊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伏奉敕命差臣權知齊州軍州事臣已於六月十六日到任交割訖從臣之欲獲奉親輿便臣之私使近鄉邑愚衷自擇其所處素望亦何以復加惟寄重而才微且人輕而恩渥循涯深覲隕涕難收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五世簪纓一介韋布涵濡禮義砥礪鑿頑先帝起經



術之殘偶叨賜第陛下修館閣之舊首玷具員傳  
毛羽而使翔弛戀銜而要至獨行偏上不知所學  
之何施少與數奇祇有此心之自信丐廣陵之貳  
政在元祐之五年從簿書中以著作召雖此職名  
存而實廢然常情內重而外輕再陪英俊之游亦  
幸採收之及而臣拙黷滋爾貧窶仍之歷塵中祕  
之五資坐守集仙之四庫未嘗任毫末事安得有  
膚寸勞於法旣當爲州還朝又已踰歲用復傾於  
肝鬲至兩瀆於冕旒敢圖包荒重此得請假濟南

之印紱近大野之墳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發天  
縱之多能爲日新之盛德謂未有廩而不試蓋必  
將試而後知故茲愚疎亦在器使再念臣所領郡  
耕織甚饒人之愛生法令易擾雖闊達多智不無  
從管之土風而平易近民亦有當時之政事臣願  
布宣上德利養下氓儻小假於歲時必粗殫於駑  
蹇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臣昨任知齊州爲揚州修過摘星樓事  
伏蒙聖恩特從寬典就差通判應天府臣已於三  
月二日到任上訖小已下僚昧於職守盛時公議  
特此貸全未使廢閑猶叨安便媿淡汗溢感極涕  
橫臣補之中謝伏念臣家世凋零在朝廷者無幾人  
材闕茸所學問者又非猥迫寒飢出營仕進本自  
安於常調固絕望於亨塗庶幾孤愚不越分量而  
偶弼臣之一薦濫文館者十年初無毫毛得被驅  
策徒累資任以致麾符臣自揣息久當顛沛加以

祚薄多故器小易盈不能恪居於其官遂使咎生  
於所忽幸仁聖矜其如此故迂疎尚以并容第解  
郡章旋霑祿食將母之幸於臣已多德大施隆身  
微命賤成遂莫悔啓處若驚恭惟皇帝陛下明目  
達聰與人爲善畢修祖宗之舊政遍攬中外之英  
材建官惟賢宥過無大雖憑生之螻蟻亦蒙賴於  
乾坤臣敢不謹畏自新忠誠內誓念洗心以償罪  
譴旣負負無可言息發憤以赴功名又區區不足  
道報恩無所碎首爲期



亳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臣昨知齊州緣舊公坐正月十日准敕降通判南京礙親回避九月三日准敕就差通判亳州於當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咎悔難追已更寒暑嫌疑自列敢憚道塗再服寬恩重增感涕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粗知學問本乏材能仕豈爲貧慙居卑之亦分家雖積善傷餘慶之已微嘗念居不可以求安福孰先於無禍故六年遷徙甘常困於米鹽而羣從凋零祇自憐其形

影未敢當江湖飛集之數何足掛朝廷論議之間每欽宥過無大之仁則思見危致命之義未試以事孰明此心諒與釜之已多誠挈瓶之何有但知揣已皆是踰涯恭惟皇帝陛下惟時憲天常善救物稽先朝之美意與治古以同興謂蕩蕩民無能名佑啓我以正故業業日致其孝繼序思不忘蓋欲得萬國之歡心足以斂五福而敷錫雖甚微鄙不終棄捐重念臣頃迫養親久從補外昨由公坐得譴止以佐官連書亦旣累年實更三赦事雖自



致情則無它庶省循苟免於人非或湔洗稍容於國是犬馬能報况服冠裾檮櫟無堪猶足燔燎終自知其死所不敢愛於身先瞻望闕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信州謝到任表

臣補之言先奉敕落祕閣按理添差監處州鹽酒稅尋丁母憂服闋奉敕添差監信州鹽酒稅已於閏九月十二日到任管句訖初免親喪再塵仕綴嘗干國典復以罪行夙涉江湖祇臨物局戴溪仁

而自幸俯餘息以知危臣補之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材駑下少不天而孤露長無類以僻違濫先朝經術之科玷陛下文館之選至於積累資仁忝冒麾符雖區區揣已分量之餘實碌碌同時流輩之後內則詢事孝言而蔑秋毫之獻外亦承流宣化而乏膚寸之聞豈惟有悔之莫追自以無功而應汰含容渥厚昧懵顛躋咸股往以得嫌旅巢焚而誰咎神理交譴家禍併嬰弔影內慙捫心外慄當滅亾於苦塊尚収録於簪裳又竊便安



惟深感涕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隆前烈澤浸萬  
方皇穹降康休應屢至故簡弗率亦敷在寬爲鳥  
及魚不出天淵之內息黥與劓尚容鑪錘之間臣  
敢不省已愆尤誓心忠義哀荒未復懷色養以終  
天罪垢難湔報明恩而無日

河中府謝到任表

起廢來還荐更郎選屬饜爲請復假藩麾初見吏  
民敬宣條教明恩未報感涕徒揮伏念臣稟生拙  
難遭世隆盛知寡尤所以干祿非曰能之謂崇德

在於安身終不近也薰心自艾補劓無期雨露不  
私句萌亦奮惟兩朝之聖政在太史之冊書首以  
非才叅於羣俊青天白日道至大而難摹黑髮丹  
心力不能而知止卒緣累懇因得便私粵自劇曹  
付之名閫差馬不勞於吉日乞漿更值於豐年散  
族再收啼飢皆飽斯蓋伏遇皇帝陛下斂五福以  
敷錫協萬邦於時雍重華如虞氏則旣以用其中  
丕承如武王則亦不忌乎遠固特重監司守土之  
任蓋嘗視省官卿寺之除臣願深體至懷粗推所



學庶幾一日之必葺敢意三年而有成  
臣補之言奉敕就差知湖州已於四月二十九日  
到任訖始解蒲中即臨霽上去股肱之要郡得山  
水之名城除授每優事功常歉愚衷內揆感涕交  
揮臣補之

謝中

伏念臣本以寒生起於下國躋勤少  
日既孤露以不天問學長年又僻違而無類未足  
稱王裴之選奚取銓衡不能措游夏之辭何知筆  
削一昨所自陳列皆出悃誠已憂疾憊之莫勝更

覺才殫之難彊恐隕越無以塞責故蹲循冀於食  
功終賴察微俾從補外逮今移徙復竊便安然臣  
自惟何人微幸廼得若此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道  
光前烈仁覆羣倫瑾瑜所貴於匿瑕管蒯可收而  
代匱故容器使屢及下材而臣以五十歲服官之  
時當二千石共理之任有心許國蓋蚤脫於冗員  
無地輸忠但益修於常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

謝得請南京鴻慶宮表



罪蒙一洗幸已難逢未忘兢惕之初遽有便安之請天不難於平施物自慶於曲全論報無時捫心有覲中謝伏念臣積衰之系始冠而孤本以下才甘於常調而偶在選掄之末旋招譴咎之隨尚賴拙疎希當事任是以頃先獲宥晚益附輕就付宮祠實養以官曹之佚優加廩給又卹其私室之空德厚不貲愧淡罔措斯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舜大智法湯克寬董之用威予以馭幸故明詔飾其能改而申令許以復收臣敢不日夜以息妻孥相誓念之戒

謝得請江州太平觀表

方素飽歎孚於事實之能惟勵赤心遵懼以終始之戒  
起廢恩優薄從裁抑包荒德大終畀便安以平時不敢僭求而一旦曲從私欲捐生莫稱灑涕自驚臣補之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衰微人才嵬瑣生五十一歲行身未免於悔尤仕二十四年責實固無於毫末流離困劇祗緣梧鼠之技窮湔洗召還寔遇飛龍之施普愚不知於適變狂猶



念於安常一昨罷還中銓當守遠郡惟祠宮爲之  
加餼廩本先朝所以優臣工豈圖棄置之餘亦被  
生成之賜雖乏可依之田晦不違在望之松楸荷  
天至私跼地罔措斯蓋伏遇皇帝陛下體成王之  
爲子本王季之事兄彌性似先因心篤愛持循舊  
法開示有容故臣所蒙於分猶過未溘先於犬馬  
終願馳驅亦嘗學於詩書敢忘忠義瞻望闕庭臣  
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泗州謝上表

久此投閒初叨遠郡偶緣乏使亟竊名邦被中旨  
以促裝不遑啓處荷上恩之起廢祗劇涕洟已見  
吏民恪宣惠澤中謝伏念臣幼知勤苦中幸採收門  
戶積衰年齡浸晚聖主履至尊之位下材起遠譴  
之中誠於曩時願效毫末汗青載筆嘗寓直於瑣  
闥雞舌含香曾對敷於文陛而臣自近疑悔初非  
棄捐覽輝絕望於赤霄食野愈思於豐草四門方  
闢多士具來臣實何人首煩申令斯蓋皇帝陛下  
盡循古道獨運乾剛服萬物不以威刑驅一世躋



之仁壽咨詢欲當則左右前後皆正人播告必昭  
則風雨霜露無非教所以小有軫慮未累砥平振  
古德心回昊穹之有赫普天和氣盪災祲以無餘  
方當大酌民言益新邦命伏况瀕淮置郡除吏須  
材豈宜淪廢之餘遽誤選求之及今歲事將入而  
川流漸平臣當更謹故防博稽長利不敢飾廚傳  
將迎以希譽庶幾審詔條施設以首公誓報更生  
之恩終捐九死之命

代河北提刑王朝散謝上表

人物何堪久已安於罪貶事權良重晚復幸於甄  
收德厚察幽感淡出涕

中謝

伏念臣學非知古才不

逮人屬逢上聖之有爲偶以微勞而見錄越從長  
縣擢冒觀風傳以羽毛俾注心於寥廓弛其銜戀  
使寓目於坦平不知無庸彊欲有立海壖之遠夷  
貨所交豪商邀利於不貲編戶取贏而自入公冒  
三尺歲失萬金臣嘗究知意謂可惜惟是拙謀之  
欲速且緣羣策之未安妄爲更張不待報可人言  
交至聖慮獨私察其本無它情是以第使解秩矧



待罪之未幾已量能而稍遷委以邊儲責之充羨  
尚因狼戾之入迺微樵爨之憂豈敢告勞粗期弛  
負間關一職荏苒八期况當核實之朝尤慎酬庸  
之賞何幸冗散不終棄捐既濫按刑猶兼視糴論  
心莫稱隕首爲期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包荒  
日月燭隱記憐樗散之舊洗除瑕釁之餘欲衆人  
各致所能恐一夫不獲其願臣敢不循省前咎激  
昂後來庶乎無瘼曠之憂或者有補報之効

入代朔漕蹇侍郎謝獎諭表

金節假使權之重勞苦何裨璽書旌吏治之微丁

寧甚寵

謝中

伏以大河北潰比道載騷土功劇荒度

之憂輿梁有病涉之歎睿謨潛運羣策并收親煩  
稽衆之明首冒觀風之選馳驅夙夜咨泝往來叅  
諸人意之同斷以臣心之見謂夫轉害爲利惟因  
事則不煩至於徙東就西亦取道之良便泥塗盡  
墾郵傳一新曾微通聘之難復免鳩工之擾粗可  
塞責豈敢言功仰承溫厚之辭申以光華之錫知  
臣若是許國奈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撫五辰以



致績之凝體羣臣以要下之報蓋功必明試而悅  
在見知凡茲班聯孰不動勸誓更殫於駑力期仰  
荅於龍光

奉代朔漕李楚老謝獎諭表

十行詔札溫然敦勸之辭九府幣餘申以輝華之  
錫寵恩并厚報稱無聞中謝臣頃以迂疎久從廢斥  
偶上蒙於記錄復擢貳於輸將及屬大河再隳故  
道舟車之役斷於一方井畝之空翛然千里天衷  
載軫旰食靡遑親選班聯就加視察以臣預領封

部叅董役工王事之勞自宜盡瘁詔書之迫安得  
後時盡墾泥涂一新郵傳既免民居之墊且微虜  
聘之難在職當修亦臣常分庶幾追責豈敢論功  
而詔使爲言璽書加獎又頒內帑并賚私家祇荷  
眷恩惟知跼蹐恭以皇帝陛下與人爲善明目達  
聰欲羣臣咸飭爾能恐一夫不獲自盡靡愛慶賞  
以圖懋功誓竭馳驅仰酬覆燾

古代北京謝太皇太后垂簾戒飭官吏表

臨軒共政方祗適於多難申命在公咸靖恭於爾



服欽承睿訓增激愚衷臣某中伏以大行皇帝稽古法堯克勤繼禹允文允武乃聖乃神功燕及於皇天道聿懷於多福而方虔植璧遽泣遺弓爰資訪落之謀載慎鳧鷖之守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慈仁世濟濬哲天開叶恭默思道之誠助焦勞求治之意申飭小大各安舊常臣某等敢不上體至懷下堅素守粗知奉法惟夙夜之不忘更誓投軀庶涓埃之自效

代朔漕蹇周輔除侍郎表

內閣邇聯擢陞未幾貳卿高秩掄選載加曾瀝懇之莫遑第覩顏而罔措中伏以唐虞制作無曠庶官夏商纘修亦克用又陛下龍飛天位虎變人文博稽舊章大布新典在天則北斗惟喉舌於國則尚書乃樞機竝張六曹各領四部侍郎雖掌其貳左民又特其繁唐有司元少常伯之名周乃地官小司徒之任凡井田徭賦之政與經費貨藏之方其職之所當奉行其屬之所從質正必得疏通知遠有為之士以贊美成在久無前之功豈宜殊恩



橫及瑣質如臣者乏博古之學非濟務之材蚤以  
 孤生丁乎盛際晚緣官使誤玷聖知察臣心雖頑  
 朴而能盡其心憫臣力雖疲駑而能竭其力屢膺  
 明試寢歷要津初微一介之先每煩三接之渥固  
 已塵禁塗之清切蒙使隰之光華伏况比覲威顏  
 初叨臨遣今故防未復而新稟尚虛豈圖旁求更  
 此濫舉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對時更化跨古圖勳  
 畢收羣倫與共庶績合葦籥以助園丘之樂飾桑  
 弧以參武庫之兵越先衆人進躡榮級臣敢不祇

服訓誥底慎事功昧冒為憂輒忘其智有所困糜  
 捐是效自許以知無不為庶幾衰羸小補嘉會

代澶守韓太中授官表

配帝合宮爰遵舊典正名羣吏肇易新階悵盛禮  
 之莫陪媿殊恩之坐及服膺祇訓改觀增輝中伏

謝

念臣生世甚寒起家尚幼綴鷓鴻之末跡近日月  
 之清光初乏異能浸階膺仕備員兩省徒有盡規  
 之誠假守四年不無去國之感荷天衷之曲記知  
 臣節之粗殫逮及禮成例沾官賞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對貺天地致孝祖宗昭明不世之休功滲漉  
 無窮之惠澤伏况錄德定位稽古建官將使人憂  
 其事而不陵實中於聲而可攷豈容衰陋首玷光  
 榮息上荅於至仁唯自期於盡瘁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

祇帝合宮穆神休之如在施仁寓縣藹民氣以爲  
 春預陪冕黻之嚴均被勳封之錫中謝伏念臣自叅  
 機政寢歷歲時任重爲憂寵至是戒高明日運徒  
 知聖德之不遲忠樸慮滋愧王功之無補逮總

章之親祀肅羣辟之具來玉軼未馳雨先驅而警  
 道黃流既裸日純耀以排氛仰惟信順之所章此  
 豈贊襄之可及已告成於釐事肆大賚於寰中衍  
 食增封駢休杏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慈致治  
 精祲格幽跡其始基因可效天而法地推諸極至  
 自當咸五而登三澤無一物之不加惠始近臣而  
 下逮未知報禮祇有捐軀而願對清知湖之功  
 代劉中書謝加勳封表蕭古人之大帝奉以  
 宗祀明堂穆靈心之上應受釐宣室霈皇澤之下



馳恩始近班寵霑異數

中謝

伏念臣施爲素短遭遇

獨隆未有絲毫可裨政理徒識古人之大節奉以周旋常憂小器之易盈命而偃僂旣託股肱之任屢承帷幄之言二聖同心萬邦作乂本中孚豚魚之化獲大有天人之符肆裸享於合宮肅錫鸞之在御蓋上德孝慈之至厚宜格於幽雖臣工奔走之靡寧則惟其職及茲慶施首冒寵光食衍實封勳隆柱國莫遑辭避祇劇矜慙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法古寬仁躋時富壽聖有謨訓故吾君常

則而行神罔怨恫故斯人竝受其福使太平可以坐致亦羣臣實與有榮惟誓糜捐以圖報稱

代劉門下謝表

驟膺中旨改貳東臺任已重而不勝請徒堅而莫避感深榮寵愧極迂疎臣中謝伏念臣素乏賢勞蚤塵柄用思一介之賤而得志若是顧歷年于茲而報國缺然是以進常內竭于見聞退亦不遑於夙夜借曰知爾則何以空懷盛旦之難逢安有爲事而無功方愧中才之不足已憂昧冒更俾進遷而



况黃闥三司之崇侍郎左相之亞猥當謀大滋覺  
人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付物以能使臣有禮稽  
法上古無貳法於後王取士當今不借才於異代  
股肱所寄負乘爲憂誓殫積日之勤終覩太平之  
美

代劉門下謝表

備員內史已預秉於政機改職東臺矧重增於事  
任非才第愧成命莫還中伏念臣猥以寸長寢叨  
大用幸聖明圖國每容言聽而諫行庶法令便民

復見家給而人足所以入侍禁闥出居私庭罄匄  
中之淺聞豈敢有愛患天下之大計懼不足爲何  
期無功更被異數驟遷左省實貳納言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道與治同政求天意欲勵臣節靡  
愛官榮詢國人言賢豈聞於皆可代大匠斲手終  
畏於得傷尚竭疲駑以祈報稱

代韓太中乞致仕表

壯而入官老則謝事禮典格言之具在人臣常分  
以當然苟唯貪榮祗益招悔用瀝肺腑之懇上塵



旒纁之嚴

中謝

伏念臣奮猶諸生起自下國賴先朝

之識拔初脫冗流荷陛下之獎知寢膺繁使按刑

兩道將漕八期出領州麾入聯府案徒坐糜於餼

廩曾蔑著於涓埃蓋嘗選貳計廷進躋諫省間因

便殿數侍清光不以此時少有裨補至於晚境寧

可激昂一昨蒙召近藩備員大匠當陛下董正治

官之日實羣公黽俛從事之時而臣年齡尚衰筋

力愈憊既躋拜俛莫奉朝趨輒求便私偶幸得請

陪京地近畱司務閑雖眷戀於明恩終愧慙於尸

寵安有鍾鳴而不息庶幾身倦而知還恭惟皇帝  
陛下乾坤并容日月兼照願賜骸骨許歸里閭亦  
使追隨垂白之民游泳太清之化則甚微蒲柳猶  
私潤澤之功而已晚桑榆尚託舒長之景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致主之心已淪幽壤飾終之錫更躡舊章兆協卜  
之以時恩殞身而莫報

中謝

伏念臣祖光以德業名

世常擢任於宰衡臣父康以詩禮成家亦登延於  
勸講而侈俗方改哀楊綰之已亾太醫遽臨痛桓



榮之未老無祿私室荐罹鞠凶自啓手足之初至  
掩窀穸之際君命屢至賄賜有加復因匠屬之鳩  
材俾過家坐而視塋殘喘何力秋毫賴官此蓋伏  
遇太皇太后仁深念功禮不遺舊將博勸於士類  
豈曲私於臣門克意紹先獨自期於忠孝纏哀待  
盡兩無報於君親

代司馬康子植謝應副葬事表

忠如皦日痛親志之永沈德及幽泉戴君仁之下  
逮臣某

中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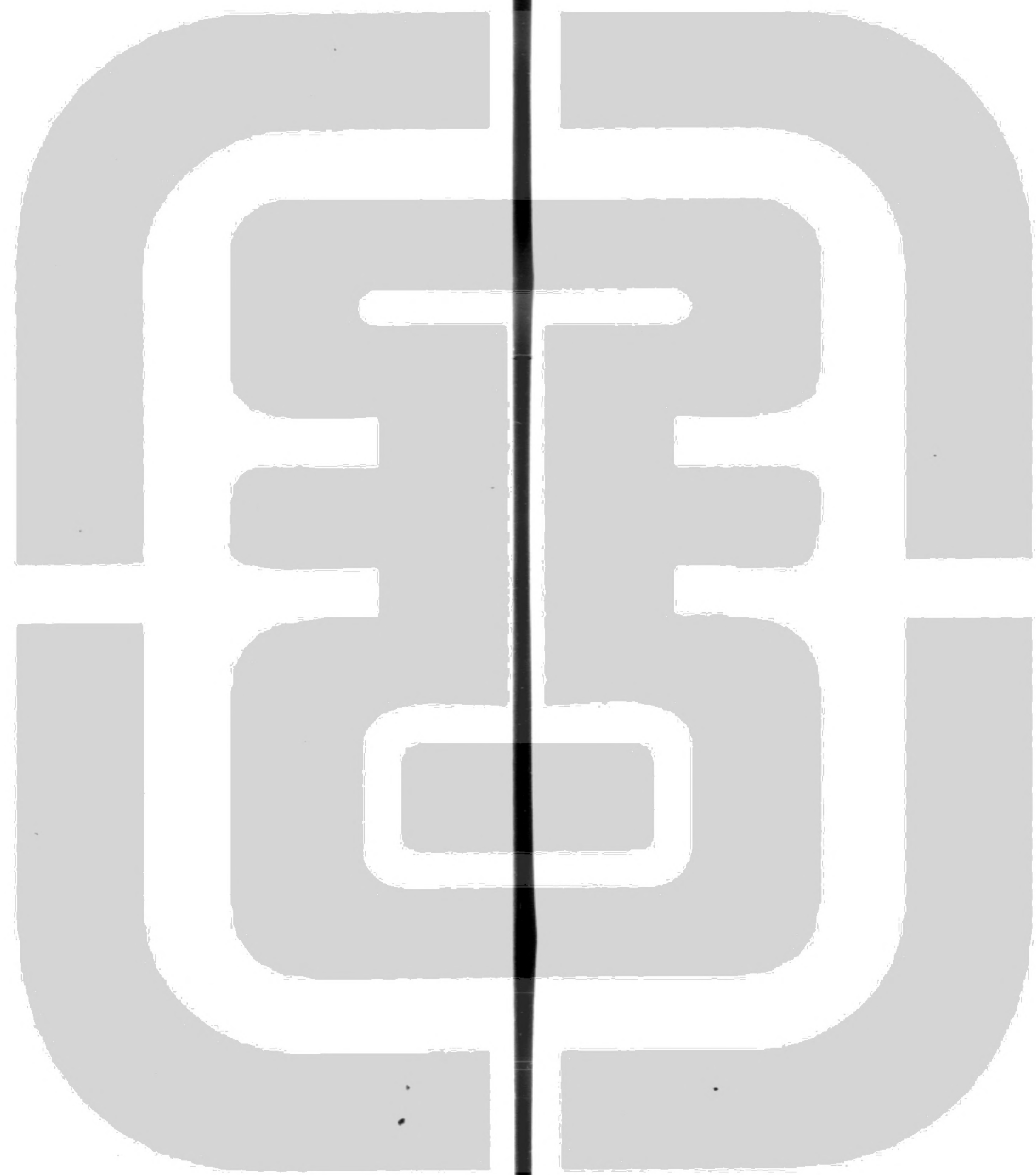
伏念臣父康篤行成已力學傳家三聖

以似其先人一旦欲加之顯任而頃因過毀已屬  
沈痾揜遺恨而莫伸委深恩於不報自初告臥以  
至喪還賜藥賜珍歸賻歸襚優命杏至常分已踰  
復因匠屬之鳩材俾過家坐而視塋克襄大事無  
費秋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遇臣工孝治邦國  
將爲世忠良之勸豈獨臣父祖之私往者不亾當  
有鬼神之結草微而含氣猶知鳥雀之銜環











聖